

六通經傳



法學博士 大川 周明 著
古丁·爵青·外文 譯

美英侵略東亞史

興亞叢書

藝文書房版

序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乃是世界上應永遠被記憶的吉日。對於美·英兩國宣戰的詔勅，此日御渙發，日本勇躍爲打倒安格羅·撒克遜世界幕府而奮起了。在最初的一日，已經殆將美國太平洋艦隊擊滅，同時襲擊菲律賓，攻陷香港，征討馬來半島，在雄渾無限的規模裏發揚了皇軍的威武。

此小書，乃在對美·英戰開始的第七日，即自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同二十五日，由四方戰線頻傳捷報，國民對於皇天的垂惠恐懼感激之間，所行無線電廣播放送的速記，稍加補訂而成者。雖題爲『美英侵略東亞史』，而時間短促，又志在闡明美·英兩國與日本及東亞不可並存的理由；所以，史實的敘述，俛也不得不局限於有補於此目的之範圍以內。如果這冊小書，能够彷彿大東亞戰的深遠的世界的意義並日本的莊嚴的世界史的使命，依此國民將其既有的完遂聖戰的覺悟更加懷烈，將其獻已奉公

的熱腸更加溫暖，則予之欣幸，將難盡紙筆矣。

昭和十七年一月

大川周明

目次

美國侵略東亞史

第一日……………(九)

第二日……………(一八)

第三日……………(二六)

第四日……………(三四)

第五日……………(四三)

第六日……………(五一)

英國侵略東亞史

第一日……………(六三)

第 二 日	(七)
第 三 日	(八)
第 四 日	(八)
第 五 日	(九)
第 六 日	(一〇)

美國侵略東亞史

第一日

我在大正十四年，即自今十六年以前，曾經公布一部題爲『亞細亞・歐羅巴・日本』的著書。這本著書是一本不滿百頁的小書，但是寫作的目的既多且大，不會因量害意。

第一個目的：在於闡明世界史的意義，以求當時跋扈日本之中的和平論者的反省；第二個目的：在於顯示，所謂真正的意義的世界史，也不外是東西兩洋的對立・抗爭・統一的歷史。第三個目的：乃是爲了素描成爲世界史經緯的東洋並西洋之文化的特徵。第四個目的：便是爲了如此對於全亞細亞主義給與理論的根據。於是，第五個目的：乃在於闡明，爲了實現新世界，東西戰終成爲難以避免的運命，而反省日本對此之莊嚴的使命。我在這本書裏如次結論：

『現在東洋和西洋，已經各走盡了他的路途。誠然，已經進至二者相離難以存續的



地步。世界史在明示着二者必須相結。雖然，此結合恐怕不會在和平之間完成。天國常在劍影裏。東西兩強國賭命之戰，恐怕有如從來亦屬如此；爲了出現新世界，乃是難以避免的運命。這種論理，果真作爲美國對日本的挑戰而現出。亞細亞的唯一的強國是日本，代表歐羅巴的最強國是美國。這兩個國家，不知是故意抑是偶然，一以太陽，他以衆星，各作爲該國的象徵；所以，其對立宛若白晝和暗夜的對立。這兩國有如希臘和波斯，羅馬和迦太基之必須爭戰，也是在於必須爭戰的運命。日本啊在一年之後乎，十年之後乎，或三十年之後乎？那只有天曉得。不知幾時天將喚你，而命你爭戰。要準備到底，寸時亦不可疏忽。建國三千年，日本僅由外國攝取了一切文明，尚未嘗對於世界史積極地有所貢獻。這長久的準備，豈非實爲今日乎？在將至的日美戰爭，日本將以勝利驅逐暗夜，天日輝耀，世界明朗。」

我的這種立言，在十六年後的今日，已成爲事實而呈現。我關於日美戰爭的真正意義，想法和十六年以前，並未曾稍改。這次戰爭，當然有如政府所宣言，無疑地是直接爲完遂中國事變而戰爭。而中國事變的完遂，乃爲實現東亞新秩序，即爲復興亞細

亞。復與亞細亞，乃爲實現世界新秩序，卽爲實現人類的更高的生活。世界史，如無此日美戰爭，如無日美戰爭上日本的勝利，決不會走入新階段」。

那麼，日本和美國，如何至於爭戰呢？太陽和繁星並不能同時輝耀，如何成爲繁星沈沈太陽上昇的運命了呢？探索其經緯，也就是我的講演的目的。闡明這經緯，也就是有益於在其善惡兩面併知我們的敵人的本質。

歐美列強的壓力，頓加於日本，約在一百五十年以前。恰自此時，世界爲白人的世界之自負心昂揚無已，其所拘思想爲歐美以外的事物悉爲白人的利益而建造，攜其所謂文明的利器，歐美乃對於東洋殺上前來。然而當時的日本因積年的鎖國政策，一般國民不知日本以外有國家，僅知中國、朝鮮之名，卽如印度亦稱之爲天竺，以爲其在天空，如此對於海外景況一無關心。在文化年間，俄人來到北海道，企圖蠢動，對於日本恰似青天霹靂，德川幕府狼狽萬分。幕府盡全力講求防備辦法，其後暫未肆逞，所以到文化・天保年間，却引起反動，對於海防，不遺餘力的松平樂翁公，竟被嘲笑爲懦弱之人。疾呼的時候，大聲狂呼，而痛定忘痛，以爲外國船決不再來，這是今昔

無改的日本人的性質。如此，其後數十年間，日本有時過度地恐懼外國的侵略，有時竟將國難忘得一乾二淨，敷衍度日。

然而，自嘉永初年之頃，長崎的荷蘭人竟向德川幕府相告以英人·美人·俄人之徒將威迫日本開港，必須慎重從事。經此相告，幕府要人和一部蘭學者，雖知形勢漸次告急，但是當日的政治方針，乃是凡事不使民知，祇使民由，假令想要使民知，通信機關亦不完備，所以國民自不消說，即官吏之泰半，對於世界形勢，亦一無所知。固然，幕府當外國船出現近海時，亦曾下令：「擊退毋疑！」然而雖謂「擊退」，也並沒有彈達遠方的大砲，鎖國以來令禁建造巨船，所以連一隻千石積重的船也沒有。

日本國內情況如此，有如荷蘭人早經相告，向日本要求開國的外國軍艦，竟堂堂通名逼來，駛入臨近江戶的浦賀灣，要求締結通商開港的條約。自不待言，那便是柏爾利所率領的美國艦隊，時為嘉永六年陰曆六月三日，溽暑仲夏，距今九十八年以前，核於西曆一八五三年。有如前經叙及，距當日五十年前，日本近海，雖屢有外國船出沒，但其所靠岸，由江戶而論，俱是偏僻的土地。幾個先覺者雖早經懷抱鬱勃的憂

國心，但是一般國民却風馬牛不相及。然而，此次美國艦隊，其所碇泊之地，乃日本國的大門，其所要求，乃締結條約，所以與俄國軍艦靠岸蝦夷的一隅，其給與人心的影響，誠不可同日而語。浦賀奉行聞聽柏爾利來意，在於奉呈美國國書，要求通商和親，乃說明日本的國法，答以難在浦賀收受國書，令其立即回航長崎，然而柏爾利頑不聽從，堅持己見，大有訴諸武力亦所不辭之概。又兼美國水兵竟滋意開始測量浦賀灣內，雖以日本法律斷不容許抗議，柏爾利却假意揚言：自己祇從美國國法，日本國法一無所知。

接到浦賀奉行的急報，江戶幕府，周章狼狽，不知所措。如果嚴守國法，則干戈相見，江戶灣將被封鎖。如此，日本當時既無鐵道，又無載貨馬車，向江戶運送物資的唯一通路，只有海上交通，因此這條通路也勢將被遮斷。江戶十萬市民勢將頻於飢餓如此，已經動搖的德川幕府的基礎，將愈加危險。幕府何如姑置不論，但毫無戰備，便和美國大開戰端，實乃有關日本興廢的一大事體；痛感及此，幕府遂在久里濱建設假館，六月九日在此由柏爾利接受美國國書，回答俟諸明年，乃令其暫由浦賀退出。

幕府官吏之中，竟至有人以爲美國遠在波濤萬里之外，往復必須二三年之久，其間自有妙策可想，但是柏爾利離開浦賀，決未歸還本國，直向中國的上海而去，踐其所約在翌嘉永七年正月，復又歸還浦賀，此次則更進而投錨於神奈川灣，逕向幕府嚴重要求確答；幕府迫不得已，在橫濱和柏爾利開始談判，日本遂約束了；除長崎之外復開設了下田，函館二港。

事情相隔，雖僅百年，當時的日本和今日的日本，相形之下，實在感慨無量。嘉永六年六月九日，因柏爾利在久里濱上陸，美國軍艦乃打開砲門，大放祝砲。砲聲轟隆，聞此驚惶，久里濱的漁民，乃疑爲戰端已開，就背負着行李和佛壇，奔逃山傍。在久里濱的假館，因沒有給柏爾利一行坐的椅子，再三絞盡智慧，纔想到了葬式之時和尚們使用的曲錄。於是便命令村吏員和町吏員由各寺借集曲錄，但均破舊不堪，古色蒼然，有的油漆剝落，有的腿部折斷。於是趕緊將那朱漆剝落的，塗以紅殼，黑漆剝落的，塗以黑墨，毀壞了的，釘釘修理，好歹湊足了十隻，其中最漂亮的，是野比村最寶寺的朱漆曲錄，浦賀奉行便坐在上面。更加狼藉的，是柏爾利船隊碇泊浦賀中

的日本方面的警備。幕府命令四個大名任此警備，其方法乃是以各大名由漁夫借集的漁船包圍美國軍艦，採取了所謂八陣之備。所謂八陣之備，乃是由三面包圍軍艦，鳴擊陣鐘。陣大鼓，高吹法螺貝，恰似雞之緊羽，向軍艦圍攏。這些船上，全部都張掛着許多旗幟，所以風一吹勁，旗幟便飄搖，船的動蕩也就激烈，便不得不趕緊纏上旗竿橫縛船舷之上。又軍艦長都由各藩的家老擔任，波浪高起，艦長就立刻暈船，一面呻吟，一面發號施令，竟聽不見在說些甚麼。然而，美國人却在軍艦之上，用望遠鏡眺望着這種景況。這種警備經柏爾利的抗議始被解除，實際一些用處也沒有。目睹此時警備實況的一個人這樣說：『當時即令沒有一片風，八陣之備能够充分完成，一經開戰，也不必由先方煞有介事似地打開砲門來發砲，只消以軍艦，向那包圍着的百石積重的運送船或漁船之間橫衝直撞，有如搗蒜，便一定立時會粉碎的。然而柏爾利雖充分知此狀態，平心靜氣，溫和應接，實可謂有寬仁大度的器量。』

美國經如何徑路向日本派遣艦隊，在叙述之前，首先要說一說柏爾利的爲人。柏爾利在一八五八年完成使命，歸國以後，立刻向政府提出了詳細的報告。這報告日後附

印，印成一本叫做『一八五二·一八五三·一八五四所行向中國海及日本之美國艦隊遠征始末』的長題的著書，是一本四六倍版六百頁的大書，在遠征之中能寫成這樣一本東西，也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體。在報告之中所表現的他的知識，他的見識和周計，由此來判斷，無疑地他是當時美國的第一等人物。如果仔細繙讀這篇報告，我們能够抓住當時美國的是非善惡。

柏爾利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諾福克出發，橫斷大西洋，十二月一日即第十八日到達馬德拉島，在此過年，一八五三年一月在聖·黑雷那寄港，一月二十四日到達開浦頓，二月三日由此出帆，十八日到達印度洋上的毛里喜阿斯島，滯在十日間，嗣三月十日錫蘭島，三月二十五日新嘉坡，四月七日香港，五月八日上海，五月二十六日達那新，最後到達浦賀，出帆以來約費八月之久。這是當時由美國到東洋的普通的順路。

柏爾利在這航海途上，到歐羅巴諸國各地殖民地寄港。加意研究其植民政策，指摘其非人道的各點，加以嚴厲的攻擊。尤其令人注目者，是對於英國之激烈的反感。在

聖·黑雷那寄港中，訪問拿破崙被幽囚其中的陋家，不勝義憤之至；雖是敵人，對於古今英豪如此待遇成何體統。當時英國將拿破崙起居五年的舊家租與一個農夫，那個農夫將拿破崙所使用的一間居室改爲馬廐。同時對於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殘酷，加以彈劾，毫無忌憚。以此與今日的英美關係對比，誠不勝今昔之感。當時美國仰仗法國的助力獨立以來，已經六七十年，與英國相戰以還已經三四十年，與今日不同，美國對英國懷抱着很大的敵意和反感。但是他非難外國尤其英國的侵略主義，同時誠摯地承認自國之非，說是自己對於墨西哥及其他做了違背道德的事情，但這在國家的必要上誠不得已。他在墨西哥戰爭中，也曾任艦隊司令官赴戰。

柏爾利在到日本以前，對於日本和中國的情形，加意研究，不遺餘力。所以對於日本也相當抱有正當的認識。他知道日本人是高尚的國民，對此應當永遠堅守禮儀，必須做爲對等的國民去交涉。對於日本，不該採取像荷蘭那樣的卑屈的態度，也不該採取像英·俄那樣蠻暴的態度。永遠竭盡禮儀交涉，萬不得已時，纔行使武力。但是並無意以日本爲對象開戰，所以是否能完成開港目的，也不免懷疑。這事一八五二年十

二月十四日由馬得拉島寄給海軍長官的書信之中明記着。但是那時，他却獻策應當占領日本南方的群島，即小笠原島或琉球。

如此，柏爾利是一個很好的人物，這樣人物任艦隊司令官來到日本，爲日美兩國，不得不說是幸福。又兼美國當時，也決非似今日之墮落的國家。美國建國的理想尙未掃地，是華盛頓的精神支配着國民的指導階級的時代。如果今日的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和海軍長官諾克斯能有像柏爾利一般的靈魂，如果他們崇尚道理和精神，如果美國尙未墮落爲祇崇尚黃金和物質的國家，此次也不會對日本出以暴慢無禮的態度，却陷入了自掘墓穴的愚魯的罷。

第 二 日

却說，第十九世紀前半的美國，實爲急速的擴張領土的時代。其擴張以植民・征服和收買三種辦法來推行，面積在半世紀之間，竟增加了三倍有半。伴隨着這擴張領土

當然人口也在增加，這也成爲三倍有半。自此以還，參加東洋貿易，乃漸次惹起美國的關心，尤其包藏無限財富的中國市場，便成爲他們之極大的誘惑，橫斷大西洋，繞行非洲，恰似柏爾利所經航路，到印度洋和中國海的美國商船，與年俱增。這時代又是美國造船業的黃金時代；據一八六一年的統計，美國商船的總噸數爲五百五十四萬噸，英國的爲五百九十萬噸，除英美兩國以外的世界諸國的爲百八十萬噸，換言之，美國實占世界商船總噸數之三分之一，已成爲和英國雁行的商船國。恰當此時，在加利福尼亞發現金山，東部美人自不消說，世界各國的人們，均向美國的太平洋沿岸擁向前來，尤其華工渡美的人們，驟然增多，同時美國商品對華輸出也漸次興隆，所以勢必捨棄已往的經由大西洋・印度洋而到達中國海的迂回航路，必須開通橫斷太平洋直達中國的直接航路。

不祇此端，而且太平洋在另一種意義上惹動了美國人的關心。自第十八世紀至第十九世紀之初，捕鯨是美國和俄國的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到了第十九世紀初葉，大西洋的鯨魚已經捕獲殆盡，同時知道北太平洋有很多鯨魚，所以這一方面的捕鯨船的活躍

頓見活潑。尤其一八四二年，美·俄兩國之間締結條約，兩國得以互相在其領海之內捕鯨，所以美國捕鯨船出沒日本近海者驟見增多，在一八四〇年代，據稱已達一千二百隻之多。當時他們爲何如此熱心捕鯨，乃是爲了採取作爲蠟燭之原料的油脂。當日，歐羅巴藉着由殖民地搾取的財富，生活成爲豪奢，各國宮廷，貴族富豪，競張長夜華宴，且飲且舞。爲了使那宴會場明亮如晝，便燃點無數蠟燭，那蠟燭的白蠟能由鯨魚採取，所以奢華愈大，鯨魚便愈得化爲蠟燭來照耀歐羅巴的金殿玉閣。

如比，卽僅爲了出漁太平洋的捕鯨船，也須要暴風和難船之際的救護所或避難所；爲了中美直接航路，也須要中間的貯炭所或補給食糧所，因爲這種必要，美國纔對日本注目。經過了這樣的經緯，美國訪問日本的機運漸次成熟，一八五〇年美國議會決議此案，遂派遣柏爾利渡日，當時政府給與柏爾利的訓令的要旨如下。第一，美國船在日本近海難船或避暴風入日本港灣時，日本應保護美國人之生命財產，爲此須締結永久的和親條約；第二，須選定美國船舶爲補給燃料食糧得以入港之港灣；第三，爲通商貿易須開二三港。

柏爾利造成日美通商的根底而歸國，承其後任，前來締結日美條約的，是哈利斯。爲簽訂此條約，井伊大老身首異處，激成明治維新的機運，在此不消說得；我想由詳載當時談判經緯的哈利斯的日記之中，介紹二三重要記載。首先，他說：『從來幕府的官吏對於日本主權者的帝，動則有輕忽的傾向，但是近來看到盛行主張帝的絕對權，感到了大勢的推移。予從來以爲將軍是事實上的日本的君主，但是現在却感到帝名實俱爲主權者，將軍只是其假扮的統治者。』這事在顯示着哈利斯在進行談判之中，勤皇論已驟然擡頭。他又寫着：『日本這個不可思議的國家裏的許多不可思議之中，再沒有比帝令予苦於判斷。』這帝的不可思議，並不祇哈利斯一人。這對於九十年後的今日的美國人，也依然是一種不可思議。但是，當此次日美戰爭上，日本大獲勝利，如果對於這勝利探本索源，或許美國人方始會理解這不可思議亦未可知。我切切地祈願其能理解。

美國當日的大總統布下南一八五七年五月在其給與任爲中國使節的威廉·璧德的教書上說：『在中國除保護我同胞之通商與生命財產以外，切記不可追求任何目的！』

如此，對於當時在中國發生的長髮賊之亂，也採取傍觀的態度，柏爾利所畫策的琉球占領計畫，也斥爲『無趣之提案』，同時對於宣教師巴開爾的畫策以臺灣爲美國的保護領也默煞下去。當時國務長官舒瓦德強烈主張將來太平洋將成爲世界政局的中心舞臺，所以歷史家好用『舒瓦德時代』或『舒瓦德政策』等語，但是實際上對於太平洋或東亞並未曾嘗試任何積極的活動。到一八五〇年，曾經一度極其活潑的美國對太平洋和中國的活動，自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開始以後，到一八九八年菲律賓占領的四十年間，便非常消極下去。

蓋因這個時代尚未出現金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尚未確立以前，所以歐美的東洋政策，尤其支配着對華政策的領域的產業資本，主要的目的也只是以中國爲自國製品的販賣市場，或作爲原料生產地最大限度地去利用而已。例如一八六七年，美國政府由俄國收買阿拉斯加時，國民激烈地非難政府的帝國主義的動向，都憤怒不已，國內尚有許多未耕的土地，有何必要去收買那種廢物，莫非是想飼養白熊。又如京城駐劄美國公使和在朝鮮的宣教師想要合力在京城扶植美國勢力時，華盛頓政府也曾對該公使

勸宥：『干涉朝鮮政治爲貴官權限以外之事也。』日清戰爭（一八九四・五年）時，當時的國務長官格累沙木也對京城駐劄公使訓令：『美國無行使武力，或與歐羅巴列強提携干涉此戰爭之意圖。美國表面守好意的中立，內實僅擬對日本寄與好意。』當時的美國以爲日本的膨脹並不威脅美國。

日清戰爭竟成爲東亞政治史全體的偉大的回轉點。被日本打败的中國，此時方始和盤暴露了封建中國的無力和解體，乘此機會，恰在此時擡頭起來的帝國主義，乃以孤立無援的中國爲掠奪的對象，激烈地殺上前來。同時，美國的東洋政策，也頓改面目。

舒瓦德的太平洋制霸的理想，有如前敘，約半世紀之間，並未成爲美國的具體的政策，但是他的理想竟被一部分美國政治家堅確地繼承下來。這理想和自一八八〇年代漸次開始浸潤着美國的帝國主義勾結起來，美國的東亞政策便也漸漸帶有積極性。這新的帝國主義的最勇敢的實行者，便是今日的大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的伯父射德爾·羅斯福，其最初的斷行，便以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爲好機，獲得了菲律賓群島和關島。在戰爭的當初，當時的大總統馬金雷雖然聲明：『美國非擬行菲律賓群島之強

制的合併，依予之道德的規範，如斯行動實犯罪的侵略也。」但是以後却聲稱「神意」要求將菲律賓統治委任美國。這一切籌畫，都是海軍長官羅斯福做的。美國煽動了對於西班牙統治表示不滿的菲律賓獨立運動者，對他們援助，使令他們攻擊了馬尼刺的西班牙守備隊。此時美國雖然對他們給與好多約束，但是等到足以收拾他們的軍隊由美國本國派來以後，這一切約束便完全被蹂躪掉了。菲律賓獨立黨被美國欺騙，當其走狗和西班牙軍爭戰，然後他們本身也被葬掉了。當時在日本的民間對於菲律賓獨立運動加以援助的人們，為數很多，對於美國的這種惡辣手段痛憤不已，但是日本政府却謂：「較之任何國家在南太平洋成爲日本隣邦，實所欣喜美國成爲隣邦」，對於美國的菲律賓合併表示了贊意。

彼時也，美國公言：「有如英國之據香港，吾等則據馬尼刺。」於是乃以菲律賓爲根城，開始培養容喙東亞問題的實力，一八九九年以國務長官約翰·黑之名，提唱那有名的中國的門戶開放；翌一九〇二年，提唱中國的領土保全。這兩種提唱，若按美國的說法，頗是一種利他的政策，而純係出自同情中國或援助中國的希望，不過這却是

虛偽的標榜。第一，當黑提唱這政策的時候，毫未顧及中國自身的希望和感情，關於是否同意於門戶開放，中國政府甚至連美國的照會也未會接到。黑的提唱只是極端地主張美國對於中國的權利；換言之，也就是要求中國若無美國的同意不得對任何國家惠與獨占權，不得決定關稅率，也不得締結互惠條約。蓋因歐羅巴列強已經先於美國在中國各自確立了勢力範圍和利益範圍，一步來遲的美國，自國在中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發展上，遭到了絕大的障礙，爲了撤去這些障礙，纔提唱了門戶開放。而其領土保全主義，也不外是爲了當中國被列強分割的時候，以美國的現在的準備和立場，知道自己所能得到的極其微小，所以纔消極地保守着自國的利益。因爲俄國和英國已經藉其武力和占領領土的手段，在中國擴張了勢力，尤其如俄國將來亦將遂行同樣的手段，美國對此，爲着擁護其現在及未來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利益，除了提倡門戶開放和領土保全，此外是別無其他的現實手段的。

第三日

美國對於中國的門戶開放的提唱，是美國千篇一律的慣技，十分堂皇可觀，其內面却恰如昨日所說，第一是爲保護在中國的美國利益，第二是爲消極地阻止列強的對華進出，以此爲目的纔出是舉。然而却未能藉其提唱獲得特別的效果。其提唱者國務長官約翰·黑曾言明如下——『當我激勵中國人不要對他國惠與超乎美國以上的特權的時候，中國人果真會這樣說過：若是他國訴諸武力而前來的時候，僅以中國是不能抵抗，那時貴國援助中國嗎？我很爲慚愧，而未能與以滿足的答覆。在這一點上，就顯露着美國的根本的弱點。我們雖未想掠奪中國，不過當中國被他國掠奪的時候，我國的輿論是不准許出以武力干涉。而且我們更未具有充分的兵力。』如此，美國雖然具備了進出東亞的準備和態度，在大體上却落後於人，並未得順利地達到目的。

然而，時機至此，太平洋的重要性已爲世人共鑑，十九世紀的世界政局中心雖曾是

大西洋，至二十世紀以後，舞臺顯然移至太平洋上，所以稱霸於太平洋，也就等於把握世界的霸權了。堪稱爲美國精神之權化的射德爾·羅斯福，最能明察洞悉此間的消息，當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七日寄友人B·I·霍伊拉的書信中，曾明言道：美國的將來，不在與歐羅巴在大西洋上相對峙時美國所得的地位如何，其決定關鍵，端在與中國相對的太平洋上所得地位如何而決定云云。

不過，使太平洋成爲世界政局中心的原因安在？爲什麼使太平洋如此重大起來？究其根源，就是因爲其沿岸有中國滿蒙等地所致。圍繞着太平洋周邊的各國以及海洋上星羅棋佈的大小島嶼，雖均已爲歐美列强的所有，而歐美勢力也得以鞏固確立，但唯有東亞方面，尙無任何國家的勢力，形成爲絕對的壓倒的優勢。列國既有試行競爭角逐的餘地，而且因爲更有未能充分開發的龐大的國土，太平洋遂具有無限的價值了。在此等地域，尤有列强得以培養其工場的豐富的資源，未被開發而蘊藏於地下，雖然素稱貧瘠，其擁有四億人口，對於列强論來，實係唯一無二的市場。使如昭和初年時日本每年每人平均曾各買三十八圓的外國貨，而在中國，則僅爲三圓七十錢前後，其

購買尚不抵日本的十分之一。假設中國人每人平均若各買十圓的外國貨，則爲四十億圓，若買二十圓，則竟有八十億圓的鉅額，落入外國商人的懷中。而且只消中國的國情安定，投入資本，可謂別無可以如此賺錢的國家。縱即鋪設一條鐵路，如在南美等地鋪設，在鐵道沿線一帶完全開拓移殖之先，幾十年之間，除非載運猿類和鸚鵡，是決無貨物或乘客的。然而若在中國，自鐵道開通的翌日，對於貨物和乘客是毫無困難的。事實如此，中國成了歐美列強進出的最大目標，毋寧說是當然的。所以由美國論來，支配太平洋就等於支配東亞；支配東亞，就等於在中國滿蒙的資源開發上，在廣大的市場獲得上，在高率的利益投資上，先於他國確立了優越的天地。是以羅斯福在前述的書信中，並未籠統地稱爲太平洋，而稱作『與中國相對的太平洋。』於是美國的太平洋進出，以及其東亞進出，自日俄戰爭告結束便大膽而積極起來了。

一切的攻擊和進出，總是先由認爲抵抗力最薄弱的方面來着手的。美國將多年以來的東亞進出計劃，漸將移諸實行的時候，視作抵抗最小的地方，就是滿蒙。因日俄戰爭國力大衰的日本之勢力圈滿蒙，就成了美國的進出目標。

由羅斯福斡旋而成的日俄兩國講和談判，當在樸資茅斯未告結束的時候，素號爲美國鐵道王的哈利曼爲了收買根據條約應歸日本所有的南滿洲鐵道，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下旬，便在秘密中到了日本，極力唆使他渡日的，就是當時的東京駐劄美國公使古利斯噶姆。哈利曼如何揮弄辯舌而籠絡了日本政府，雖然不得其詳，而日本終於容認了他的提議，在十月二十日，桂首相和哈利曼之間，就成立了一件具有驚人之內容的覺書。其內容即爲：將滿鐵及附屬於滿鐵的鑛山以及其他各種事業權利之半，讓渡於哈利曼所支配的事業團體，而取以相當的代價。而且哈利曼得到這覺書的翌日午後，立刻便由橫濱乘船就其歸國之途了。

其後三日，身携樸資茅斯條約歸國的小村全權，見其覺書立即大驚而憤慨起來，極力主張反對，終於感動政府而取消作廢了。日本政府因何決心將滿鐵賣於美國，時至今日，我們猶百思莫得其解。日本乃係賭其國運與俄國苦戰，拂出幾多犧牲而獲得了勝利，但日本如此獲得的權利尤未必損益相抵。日本國民當哈利曼秘密渡日的時候，曾對講和談判表示不平，惹起了放火流血的騷動，以至公布戒嚴令，若從這僅少的獲

得之中，再將滿鐵賣於美國，則等於完全失掉了勝利的結果。當時，日本國民若知道哈利曼渡日的真意，其激昂一定是更爲猛烈的。蓋哈利曼乘着日本陷於經濟的危機，以斡旋了講和談判之恩爲號招口實，纔易然地由日本奪去了滿鐵利權的一半，假若小村全權不曾敢然反對，日本的大陸發展便在那時恐卽爲美國阻止住了。

哈利曼的滿鐵收買策，是一個規模極大的計劃之一部分，其計劃內容卽爲先獲得滿鐵，再乘俄國的疲憊收買東清鐵道，然後支配經西伯利亞鐵道以達歐羅巴的交通路，在鐵道的終點大連及海參崴以汽船渡過太平洋來和美國的西海岸連繫，更籍大陸橫斷鐵道至東海岸，再由東海岸以汽船過大西洋而和歐羅巴聯結，這世界一週的車船連絡的交通系統握入美國之手，其第一步卽想由日本收買滿鐵。

却說，羅斯福立於日俄之間斡旋講和談判之先，概如前文所述，在大體上總對日本表示好意。然哈利曼的計劃一告失敗，美國對於日本的態度，便漸見不同於昔日了。這是因爲美國第一次知道日本是美國進出東洋的一大障碍了。

在這事實上，纔露出了美國的無反省和橫暴，蓋東亞發展乃是日本死活存亡的問

題，唯其如此，纔賭其國運和俄國苦戰惡鬪，而美國的進出東洋却是一種貪而無厭的奢望的行爲。美國爲滿足其奢望，想要蠻橫無理地劫取日本國由日·俄戰爭在東亞所占的地位，自此之後，美國即開始無視日本的萬不得已的情況，而顯露其傍若無人的阻碍態度了。

其阻碍態度之一，即爲日俄戰爭翌年之一九〇六年時，突然命當時的東京駐劄代理公使威爾遜，向日本政府轉遞了下列的提言——『在滿洲之日本官憲行動，一切均係爲諸扶植日本之商業利益，或爲日本人民取得財產權，是以除非該地日本軍隊完全撤退時，可充其他外國通商之餘地實屬稀有，甚或必至絕無，雖云同意世界列國之正當企業或對於通商之門戶開放，而鑑於從來日本之僭越專權，此種行動尤係合衆國政府所遺憾者也。切望日本政府鑑諸俄國會於該地欲行實質施行國家統制而失敗之事實，有所反省焉。』這提言是橫暴無理而莫可容認的。蓋犧牲了十萬生靈，用盡了二十億的國帑，始由滿洲驅逐了俄國的勢力，今後日本着手於商業發展，計畫一切企業，乃係理所當然，而在日·俄戰爭翌日，美國却出以這種蠻舉了。

其次，於一九〇七年，專在中國經營事業的英國之鮑林公司，竟於秘密中與中國進行交涉，獲得了由新民屯至齊齊哈爾的鐵道鋪設權，新民屯是京奉線，即由奉天至北京的鐵道上的一小驛站，先由此新民屯至北方的法庫門，再北去至齊齊哈爾，以圖與西伯利亞鐵道聯絡。當時奉天的美國總領事，即為有名的斯特列特。斯特列特有未得成功的美國的塞西爾·羅茲之稱，一九〇一年由哥涅爾大學畢業之後，立即派至中國，於羅巴特·哈特之下，在中國海關服務了三年，於日。俄戰爭勃發當時，即當新聞記者到了朝鮮，在此結識了京城駐劄的美國公使，被擢為私設秘書兼副領事，恰適此時，又與藉渡日便路小遊朝鮮的哈利曼結識，而博得鐵道王的尊敬。一九〇六年，年僅二十六歲，便任奉天總領事赴任視事了。非僅哈利曼，即羅斯福和達夫特也是都非常器重斯特列特的。

這斯特列特利用一切機會來抑制日本，決意在滿洲扶植美國的勢力，纔赴任就事，所以當鮑林公司獲得了法庫門鐵道鋪設權時，他便立刻也將美國挾入其中了。這鐵道因為與滿鐵並行，而結繫着西伯利亞鐵道和渤海的關係，假設這鐵道鋪設成功，滿鐵

勢必要受絕大的打擊。因爲，時在今日，滿洲農產物最多的地方尤爲北滿一帶，假若該地出產的農產物不經滿鐵而直出於營口或葫蘆島，日本縱握有滿鐵，也毫無用處了。所以小村全權便在北京與中國締結了滿洲善後條約，而訂定了下列的約束——「中國政府以保護南滿洲鐵道利益之目的，於自行收回該鐵道前，不於該鐵路附近或與之併行鋪設任何鐵道，更不鋪設有害於該鐵道利益之任何支線。」中國如此約束在先，又許可鮑林商會鋪設法庫門鐵道，顯然就是違反條約，所以經日本強硬抗議，遂使中國取消了許可。

然而斯特列特決未因爲此種些許波折而灰心諦念。他於翌一九〇八年，又與中國當局者之間締結了設立滿洲銀行的約束。當時，攬握中國政治實權的是袁世凱；袁世凱在日俄戰爭前和日俄戰爭中，曾對日本非常表示好意，這是因爲有共同之敵人俄國的關係。然而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繼俄國在滿洲擴張了勢力，竟一變方針，而想要藉着美國的勢力掣肘日本在滿洲的發展了。利用袁世凱的這種親美政策，斯特列特和當時東三省的總督徐世昌及奉天督辦唐紹儀相謀，以滿洲的鐵道鋪設及產業開發爲主要

目的，使其承認建立金融機關滿洲銀行，締結了借款二千萬美金的暫行契約，而欣然得意地回到美國去了。美國想以這銀行爲機關，在滿洲來和日本角逐而着手鐵道及其他事業。未料對日本最有利的，就是該年袁世凱因爲政變失了脚，他的政敵醇親王實攝了中國的政治，斯特列特的計劃竟復又失敗了。

同時，在該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美國對當時的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提議，日本在滿洲決不可阻礙美國的事業，須約束忠實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而使日本承認了這提議。於是就成立了高平·魯特協定。

第 四 日

再繼續講述美國的阻碍態度，昨日業經述及，美國雖知中日兩國之間約定不得鋪設與滿鐵併行的鐵道，而且和鮑林公司合作企劃的法庫門鐵道計畫也已遭了失敗，然而於一九〇年，又與中國政府秘密進行交涉，獲得了由渤海灣頭的錦州經濟齊哈爾直達

黑龍江省愛琿之長距離的鐵道鋪設權，這錦愛鐵道對於滿鐵，較諸前此的法庫門鐵道，更是一個致命的併行線。由中國獲得這併行線的鋪設權，是在一九〇九年十月，至十一月，國務長官諾克斯竟對英國外相古萊提出了兩件驚人的提案。其一，英美合為一體使滿洲的全鐵道中立化，其二，中立化不可能時，英美互相提攜支持錦愛鐵道計劃，為使滿洲完全中立化，須以友好的見地誘引關係諸國。英國外相對於這提案雖曾好言與以拒絕，而十二月四日，諾克斯復將前揭二案示諸日·中·法·德·俄等各國政府並通告各國謂：已得到英國政府原則上的贊同，對於此等國家要求『同樣好意的考慮』。對於這突如的提案，日俄兩國當然強硬反對，德·法·英等也未支持美國，所以這計劃復又失敗了。在這計劃背後，雖然也有斯特列特活躍，然而却將此失敗推因於『英國的冷酷的騎牆政策』，而對英國激烈地加以非難。

如此，千方百計也未成功，美國又想假藉列強的勢力來完成目的，於是就利用了其先年成立的英·美·德·法四國借款團，由這借款團借給中國英幣一千萬磅，藉以開始談判了中國的幣制改革和滿洲的產業開發。這是因為從來只以美國一國屢遭失敗，

而想要與列強共同掣肘日本，然而日本又逢到了良機，蓋正當此時武漢革命勃發，清朝立即倒潰，中國成了民國，這交涉也中途告終了。

然而，新出現的民國政府，又向這四國財團要求了政費借款，四國財團接受這種要求，知道假若抹殺日·俄兩國，對於中國的任何交涉也將歸於無益，結果，又加入了日·俄兩國，而作了六國借款團。一九一三年六月，在法國巴黎作成了借款條約，當時，日·俄兩國均以不得損傷各自在滿蒙所有的特殊權益為條件，聲明了參加該財團的意見。雖有舊四國財團關係者反對，列國政府也承認了這聲明，所以六月二十二日便正式成立了六國借款團。然而日俄兩國在這種條件之下參加，復又不能隨心所欲地進出滿洲，至一九一四年，美國就在六國借款團有害於中國的行政獨立的口實之下，自行脫退了該團。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了。日本遵守了日英同盟之誼，對德宣戰，而參戰於聯合國方面。這時，美國最恐懼的，就是在這舉世混亂之中，日本是否要在中國及滿洲趁火打劫。於是美國在先年八月二十一日，對日本發出了極其無禮的通牒。其內容謂

『日本關於對德之最後通牒，不得發表意見。』幾乎將日本視爲屬國了。日本對德國發出最後通牒，並未有使得美國出以干涉的原因，更豪語道：『無論歐羅巴的狀態如何，如已聲明在先，美國絕對以維持中立，爲其外交政策，且合衆國政府關於日本的意嚮，有記錄如左之機會』：第一，要求日本『不得在中國要求領土擴張，』第二，『將膠州灣交還中國，』第三，『中國國內發生重大動亂或事件時，日本在膠州灣領域外行動時，須與美國協力。』真是無禮已極之言辭，素來對美國慣行出以妥協態度的日本政府，也未會一顧這蠻橫的言辭。

這時，雖然聲明絕對維持中立，而口稱我們的自尊心不容許戰爭或 *We are too proud to fight* 美國却終於參戰了。當初，所以未曾加入戰爭者，是因爲勝敗之數很難逆賭，然而戰局漸行進展，聯合國方的勝算略見顯明，爲了垂手收得漁利，恰像忘掉前此的聲明一樣，便加入大戰了。然而一旦參加了大戰，再像從來一樣和日本相爭，未免又難自願無憂；所以，於一九一七年，就由美國提案成立了所謂石井·蘭辛協定，美國纔算承認了日本在東亞的立場——『合衆國及日本政府，承認在領土相接的

國家間發生特殊關係。是以合衆國政府承認日本國在中國具有特殊利益，而在日本國土接壤地方尤然。」美國以這協定，暫時迎合了日本的意向。然而概如衆所週知，這協定在後文所述的華盛頓會議上竟被廢棄了。

美國雖然如此迎合着日本的意向，然而在世界大戰之中，每逢有在滿洲發展的機會却仍厚顏無恥地造着自國的立場。譬如：一九一七年，因俄國革命沙皇政府倒潰，列強出兵西伯利亞時，美國便對列強發出了強硬的主張，要掌握東省鐵道和西伯利亞鐵道的管理權。這也是一件橫暴的提案。日本當然反對此事，結果遂組成了聯合國特別委員會，由該委員會管理了兩鐵道。

諸如上述，日·俄戰爭後美國進出東亞的政策，以其厚顏無恥或橫暴短慮論來，在近世外交史上尤屬絕無僅有。其橫暴之狀恰如江湖醫生不先注射即施行着切開手術一樣，且諸多計劃雖然每次必遭失敗，尤尙不知自愧自怯，其接二連三出以阻碍的實況，真是不堪形諸言語的。我們實有將美國這種氣質和慣技牢記在心頭的必要。

却說，美國對東亞試行了前述的倘若無人的進出，非但汲汲於顛覆日本在東亞的地

位，自從日·俄戰爭之後，更在內部着手排斥了僑美日本人。一九〇六年，由舊金山小學放逐了日本少年以來，漸次實行非法排斥日僑，一九〇七年，數十名美國人結成一團襲擊了日本人經營的商店，蒙受了頗大的損害。舊金山學務局由小學校放逐日本兒童時，其理由爲：日本兒童數目衆多不堪收容，行跡不端品行不良，且與美國兒童年齡懸殊等等，其實，在舊金山的全部小學校內，日本少年入學者僅有九十三名，年齡亦多爲十四歲以下，十五歲者三十三名，二十歲只有二名，據美人教師說，行狀優秀，且都是可愛的學生。

在加利福尼亞的日本人排斥，竟激昂了日本國民，輿論大見沸騰起來，然而當時日本的知識階級之中，却有許多人像議論別個國家的事情似地說：排斥都是因爲日本人不好，日本人到那裏都是日本人，而決不同化於美國，所以由美國看來當然是贅物：……好在政府與美國略行談判，於該年十二月，和美國締結了紳士條約，約定將來除了僑美日人的父子妻子和商人學生之外，決不以永住爲目的，使日本人渡美。日本雖然如此讓步，忠實遵守了這約束，而加利福尼亞地方對於僑留日人的迫害和排斥，

却與年俱增，一九一一年，加州議會上終於通過了以禁止日本人所有土地爲目的之法案。

這種排日運動在世界大戰中雖暫告息滅，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大戰告終，由翌年正月復又開始了排日運動，加州排日協會決議斷行下列五事：一、奪取日本的借地權，二、禁止照像結婚，三、廢棄紳士條約，美國自主的制定排日法，四、對於日本人永久不得賦與歸化權，五、對於日本人出生兒不得賦與市民權。此外，在加州議會上，滿場一致通過了爲制定排日法而舉開臨時會議的決議案。日本見此情勢，爲了緩和美國的意圖，竟自動地禁止了照像結婚。

因爲日本讓步而愈見張狂的加州人，竟高唱爲制定排日法，須召集臨時議會，加州知事加以拒絕時，由州民直接投票通過了法案，終於奪取了日人的借地權，禁止去作以不動產移動爲目的之法人的社員了。在一九二四年，更制定了徹底的排日法而實際施行起來，美國的排日派至此完全達到目的了。

不過此種排斥日本的運動，絕非有心的美國政治家的意思。今之大總統羅斯福在其

寄給兒子卡密特的信中說：『予竟爲對日策所苦，加州以及桑港之愚物，毫不遠慮而妄行侮辱日本人，對於結果所惹起之戰爭，全國民應負其責。』他爲阻止排斥日本人，雖曾經盡其全力，却反而激起了加州美人的反感，驅逐了日本人，同時大事騷亂，聲稱要放逐他們那不知愛國的大總統。羅斯福當任期已滿離職之時，曾述懷謂：我想起被加州的日本人問題所苦的體驗，其對議會對策之類，都是不足一道的。所以他對其政治的後繼者諾克斯，曾說過下列的賢明的助言：『美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怎樣由美國逐出日本人，同時還不要失去日本人的善意。日本的死活問題是滿洲和朝鮮，所以美國無論理由如何，也要注意，決不可挑撥日本的敵意，並且無論如何輕微，也決不可在滿洲出以脅威日本之利益的行爲。』然而美國却與此忠告相反，在滿洲屢次出以挑撥日本之敵意而威脅日本之利益的行爲，其事實已在上文敘述殆盡了。滿鐵的中立提案，就是以曾受過羅斯福的如此忠告的諾克斯國務長官之名提出來的。

第五日

在東亞傳統地焦慮着顛覆日本的地位，在國內沒道義地強行排斥日本人的美國，更着手建造強大的海軍。美國大海軍論偉大的先覺者，是曾以『歷史上的海上權的影響』一書博得令譽的麻汗海軍大佐；將其主張移於實行的是射德爾·羅斯福。羅斯福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即他身為海軍長官時，業已頌讀此書，曾將其感激致書於麻汗大佐說：『君所著的書，對於我心中漠然存在的思想，與以明確的輪廓。我為崇高的目的，研究了尊著。』在後來，他任大總統時，曾作豪語說：『向議會要求建設世界第一等海軍，是為大總統的我之莊嚴的責任。』他力說倘無強大的海軍，不僅美國不能有效地維持中國門戶開放主義，且亦難堅守門羅主義，強調着以擊滅敵海軍主力為第一目的建造大戰艦隊之必要。今日之美國海軍政策，實係傳承着羅斯福的精神，漸移諸實行。所以，以其誕生日十月二十七日為『海軍日』而垂諸紀念的事，決不是偶然的。

如斯，美國海軍，在羅斯福指導之下，奠定強大的基礎；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日巴拿馬運河開通後，方見其成效。由於此運河的開通，以前想由大西洋岸哈普頓·羅茲軍港到加州每阿軍港，須迂回南美大陸航行一萬三千哩，方今則已縮短五千哩強的距離，因此美國海軍，得舉其全能力，於大西·太平兩洋，共同作戰，達到恰如倍加其艦隊，同一的效果。加之，一九一六年，着着舉行達尼爾海軍計畫或稱作威爾遜海軍法而有名的偉大的海軍擴充計畫，再因一九一九年完成太平洋艦隊的編制，所以太平洋的美國勢力，俄然增大。

有名的達尼爾海軍計畫，是以戰艦十隻·巡洋艦六隻作為基幹，並擬建造約百二十隻驅逐艦及潛水艦，自翌一九一七年，即着手其實現。此計畫雖深痛地刺戟了英國，而以更大的壓力威脅日本，是不待敘述的了。此計畫，提出美國議會時，有責任的朝野政治家，於議會內外舉行擁護該案的說明，因為異口同音力說東亞問題內的日美的衝突，所以日本對於此挑戰不得不作必然之準備。因此之故，達尼爾海軍計畫在美國議會通過的翌一九一七年，日本樹立所謂八四艦隊計畫，於翌年更樹立八六艦隊計畫

其翌年終不得不樹立八八艦隊計畫了。關於此間消息，誠然有如英國海軍通拜俄達在其著作『海軍和國家』中所說：『日本互一年以上，對於擬以掌握海上霸權爲斷然目的之美國海軍大規模的擴充，頗爲不安地凝視着。日本的利害雖僅限於太平洋，而美國所集注其力量，其實也不外太平洋。一九一九年八月，美國海軍最強艦隊，新編制爲太平洋艦隊通過了巴拿馬運河。同時發表了太平洋艦隊根據地的計畫。在菲律賓關島・薩毛亞，計畫了大規模的海軍施設。夏威夷的真珠港，是想將其形成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的。而日本，痛感美國如斯的海軍行動，是以本國爲目的，因此在一九二〇年，日本樹立了有名的八八艦隊計畫與之對抗。』

惹起了如此猛烈的製艦競爭，日本的造船工業，是舉其全力而奮鬥的。從船臺・船渠・港灣的設備，並從造船技術上看來，日本是高出一頭地凌駕着美國，雖然財力不如美國，但其他之點，日本是明顯地占據勝利的地步。美國也漸漸地恍然看到了此競爭亦非容易。

加之，美國的海軍計畫，不僅祇對日本，同時對英國海軍，亦不能不促其擴充。美

國無論怎樣說富有，若以日·英兩國同時爲對象去抗衡，則無謀莫過於此了。且美國因世界大戰而獲得的興隆，亦無繼續到永久之理。一朝陷入經濟的不振時，海軍奪取莫大經費之事，亦爲巨大之痛苦。因此，美國爲從自招之苦境脫出，纔召集了討議軍備限制的國際會議，擬以此掣肘日·英兩國的海軍，同時想使令在東亞的日本勢力失墜，以此使進出東洋的道路平坦。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是如此開展的，美國在此會議上巧妙地獲得了一箭雙鵰的效果。

華盛頓會議，誠如倫敦泰晤士報主筆斯鐵德所道破：其本質却在『日·美兩國政治的決鬥』。但此決鬥，[美國：第一成功是使其最不高興的日·英同盟破棄，陷日本於國際的孤立。第二成功是使日本海軍主力艦，對本國並英國的限制爲六成。日本全權，雖以英美海軍主力艦的七成，方能維持日本國防最小限度，極力反對美國的提案；後因英美兩國的共同作戰，終以太平洋西部的防備限制作爲交換條件，不僅承諾了國防『最小限度』以下的比率，加藤全權且發表了如下的可驚的聲明。『日本如過去所無，將來亦無要求保有其力，與合衆國或英國之程度相同之一般的海軍設備之意

思。其聲明，頗博得英美人的喝采。

使日本孤立，使日本海軍劣勢的美國，更以四國條約的締結，謀西太平洋上本國領土的安全。這條約本來是應由日·英·美三國之間締結的，其成立同時，有使日·英同盟化為太平洋藻屑的魂膽，後因維持法國的體面，將其誘入，形成了四國條約。如荷蘭，在西太平洋上，比法國更有重大利害關係，而不使之加入，據此可知此條約不真實之一斑。條約的要旨，其第一條業已括盡。『締約國互約尊重太平洋方面為其島嶼之屬地及領地之各自權利。若締約國任何一方之間，起因於太平洋問題而發生關於上記權利之爭議，不能由外交手段獲得滿足之解決，且有影響及於現存其間圓滿協調之虞時，右締約國應求其他締約國共同會商，為考量調整該事件，全部附其議。』且於此條約第四條，明記着：『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於倫敦締結之大不列顛國及日本國間之條約與此同時效力終了。』對於日·英同盟給與了送終的宣告。

日本在華盛頓會議，關於山東問題，甚至連由於凡爾賽條約，得的權利都付諸犧牲了，幾乎無條件地交還給中國。石井·蘭辛協定的廢棄亦表示了同意。關於中國的九

國條約，在美·比·英·法·意·日·荷·葡九國間，其實是以美國所希望的內容成立了的。此條約，規定：『爲互中國全領土，有効樹立維持對於一切國民之商業及工業之機會均等主義而努力。』再『不得利用中國情勢，妨害友好國臣民或人民之權利而獲得特殊權利或特權。』更決定締約國『關係本條約之規定適用問題，且發生認爲舉行關於右適用之討議爲適當之事態時，無論何時爲右目的，關係締約國間應十分且無隔閡而行交涉。』美國是以此條約，至少是形式地剝奪日本在中國，尤其是在滿蒙的特殊權益。

如此之華盛頓會議，在使太平洋上的日本勢力低劣，及牽掣拘束日本在東亞的行動之點上看來，美國是收到了其對東亞外交史上未曾有的成功。美國會數度向東洋試行兇窺的進出，皆於其時歸於失敗，在華盛頓會議上，是將會欲而未得的，一舉獲得了成功。當時美國舉國上下，驚喜如狂，那是屬於當然的。

且美國尚不以此爲滿足。美國雖以華盛頓會議限制日本的戰艦，僅以此尚不能高枕無憂。如美國與日本之間，遠隔極遠之距離而相對着，大型的巡洋艦有時可以發揮戰艦以上的效力。於是美國復爲主動者，以限制主力艦以外的軍艦爲目的，召集了

日內瓦會議及倫敦會議。在此二會議上，日本是與華盛頓會議相同，在美國之前屈服了。但屈服於美國的不僅祇是日本。其實連英國也在美國之前低下頭來，甘願承受比美國劣勢的海軍條件。這不得不說是世界史上少有之事。大不列顛高喊着支配海洋，以世界第一海軍爲國家神聖的誇譽的英國，今將其王座，讓渡給美國了。

在此我們試沉靜地觀察美國的國際行動。自己首倡國際聯盟，及其成立而不加入。以締結不戰條約，約束列強不以戰爭爲遂行國策的工具，而自己却保有以對東洋攻擊作戰爲目的之世界第一海軍。在大西洋上，英·美海軍十對十的比率，聲稱毫不破壞和平，而在太平洋上，甚至日·美海軍七對十的比率，尙且力說威脅和平。對於拉丁·阿美利加固執着門戶閉鎖主義，對於東亞強行要求門戶開放主義。譬如往年日本人漁業者，在墨西哥的馬克達列那灣頭想租借土地時，美國上院通過：此事爲違反美國門羅主義之決議案。反之在東亞，日本已占的地位，遠不及美國在墨西哥或尼加拉瓜所占的勢力十分之一，却想以門戶開放之名，全與以否定。總之，此均爲由於無反省並極端的利己主義所發生的矛盾撞着的行動。

美國雖然是如斯的橫不講理，但世界竟無一國，敢向美國堂堂糾彈其無法無理。卽如日本在倫敦會議非特能毫無憚忌地主張補助艦比率十對十，且以華盛頓會議以後情勢變化，及不戰條約的精神爲楮牌，連主力艦六對十的比率變更也能够要求，但是竟從當初便甘受七對十的比率，而連這主張也被美國拒絕，以更劣勢而屈伏。總之，此等會議，雖簡單地被稱作軍縮會議，但決不是單純的海軍會議。回顧三十年來執拗已極的美國東亞政策全體，此等會議的真實意義，就可以獲得正確的理解。

意氣揚揚地離開倫敦會議的美國的代表史汀生於這年五月十三日，在上院外交委員會有如下的說明，滿口贊揚日本代表及日本政府的事，雖至今日亦難忘掉的。『我們合衆國代表的眼目所傾注的，是我們海軍完成必須凌駕日本海軍的製艦計畫爲止的八年間，使日本停在現勢力不動的事情上。關於六吋砲巡洋艦，我們要求我方將保有量自七萬五千噸擴充到十四萬三千噸，日本是應維持現狀的。我國，據此條約可將六吋砲巡洋艦加倍，而日本不過僅能將現在保有的九萬八千噸，擴充二千噸。日本在國內有海軍擴充論者猛烈運動，海軍當局是獲得了國民的擁護和後援的。因此，我敢斷言日

本代表在倫敦會議席上完成了非常困難的工作。我們對於日本勇敢地承認了迄至其敵人凌駕本國爲止如縛其手的條約，向其代表及政府表示着最大之敬意而離開了會議。我們故意地將潛水艦使之與日本同等。這是因爲越將潛水艦的總噸數縮小，便越使我國導入有利之故。日本已同意縮小到一萬六千噸了。」

在倫敦會議上的日本代表及日本政府，是從美國代表口中，說出「簽認至敵人建造比自己優勢的艦隊爲止，如縛着自己的手似的條約。」贊賞着其「勇敢」的。日本代表從倫敦回來，向日本國民說出會議的成功，首相在議會上，保證國防的安全。不堪痛憤的我，在我們機關誌月刊『日本』這年五月號上，以『倫敦會議的意義』爲題發表一文，其末尾有如下的結論。

『倫敦會議，如果單獨是海軍協定，多少讓步不難忍受。但如觀察四半世紀以來的美國東洋政策遂行的歷史時，作爲其歷史行程觀察此會議時，既於華盛頓讓步，今又於倫敦讓步，則必有更大的讓步之要求，此事已洞若觀火。如重複所說：美國志之所在是想以如何的手段，掌握太平洋的霸權，在東亞確立絕對優越的地步。因此使日本

海軍陷入劣勢，使之無力，然後再從中國·滿蒙逐出日本。日本若至適當時期，不使美國如此的野心反省，美國對我國的傍若無人，將年甚一年，結果我國或形成美國之屬國，不然是不能不反目賭國運與之一戰的。倫敦會議是使日本知道覺悟的絕好機會，然而逸去了。』

第 六 日

倫敦會議，對於日本現代史，有深刻無限的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支配日本上下思想的，是以英美爲選手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及以蘇聯爲選手的唯物主義·共產主義。將深思潛入日本國史，從莊嚴的日本國體汲取感激之泉，真箇地爲日本的·著想爲日本的·而奉行的人們，即使有，其數是寥寥，其力是薄弱的。不過倫敦會議，不僅對這些少數的人們，即對多數國民，亦是喚起強烈的『日本的』自覺的機緣。於是倫敦會議的責任者濱口首相，終於供爲國民義憤的犧牲。日本，自華盛頓會議以來，與美國政治的決鬪上，常接續敗績。現在眼見着在倫敦會議上誇耀勝利的美國，從日本

國民的精神裏，浮現出因此敗績恐終難出頭的大憂慮，這情形與日本以前遭黑船威脅，忘却幕府，忘却各自的藩，爲尊皇攘夷而奮起相同，美國國務長官史汀生，是與百年以前的柏爾利，對日本演了同樣的角色。

迄至倫敦會議，日本對於美國的東洋進出，是被動的，常對美國的對日政策，不斷讓步。因美國的政策，太也傍若無人，甚至在美國政治家之中，憂慮或將因此激起日本的憤怒誘發戰爭者也大有人在。譬如加州發生排日問題時，連大總統羅斯福都相信：日本人是不能甘受如此侮辱的國民，所以對菲律賓陸軍司令官烏德，訓令須有受日本軍攻擊何時皆得與之一戰的準備；且非常憂鬱着：萬一日·美戰爭，菲律賓將要屬於日本的罷。因不堪其憂慮，以派遣菲律賓的名目，打發陸軍長官達夫特到東京，達夫特到日本一看，國民雖激烈地憤慨着，而政府却一點也沒曾在意。於是達夫特從東京拍電說：『日本政府爲回避戰爭正用着最大的苦心。』遂使羅斯福的愁眉展開。其後經過十數年，因移民問題再激起日本國民憤怒之情時，太也損傷了日本的體面，憂慮或將掀起戰爭的美國政治家也不在少數，如當時的駐日美國大使莫里斯亦爲其中之

一人。但這時，日本政府是連夢裏也沒會想到：即訴諸干戈，亦得保存國家的面目。果然，一九三四年雖使埴原大使提出抗議：倘無法通過日本人排斥法，則將發生『重大的結果』，反被上院議員羅齊說出：『日本想威脅美國嗎？』因為根本就不是有決心的抗議，所以結局也沒有如何的結果就拉倒。

不過，倫敦會議以後，事情完全一變。政府雖依然對英·美退讓，徐徐邁着國際的步伐，而國民却屬目於日本國家根本動向開始着濶步。政府雖在倫敦會議上低下頭，而國民却擡起頭來，在美國並全世界之前，堂堂開始進軍。這日本的進軍，其實是以滿洲事變踏出其第一步。

一九二八年，繼承其父張作霖之後為滿洲統治者的張學良，因以南京政府及多年來的美國好意為背景，開始奪回東北地帶的政治的・經濟的勢力，中國方面對滿洲的日本權益的攻擊，年年激化，排日空氣氾漲至全滿。滿洲的日本權益，本來是基於樸資茅斯條約的。若當時日本奮起而不能挫折俄國的野心，則滿洲・朝鮮必為俄國之領土，且中國本部亦必為歐美列強的俎上之弱肉。日俄戰爭的日本勝利，不僅是阻止俄

國侵略東洋進路，且對白人世界征服之步驟，加以最初的打擊，這是有很深的世界史的意義的。從此以後，日本是對於保全包含朝鮮・滿洲・中國的東亞全般治安，肩負着重大的責任，且全然完遂了其重責。其間，美國是如何地不理解日本的意圖，不認識日本的理想，不間斷地亂暴從事，是如三日以來所述的情況。依賴美國後援，呼應南京政府排日政策的滿洲政權，終以暴力向日本挑戰。這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柳條溝事件。當時的政府雖斷不欲此，而澎湃日本全國的國民的熱烈精神，終於使滿洲事變走到必然的途徑，完成與大日本異體同心的滿洲國莊嚴的建設。

想到滿洲事變，是發生在最憎恨且恐懼着發生如斯事變的幣原氏指導着日本外交的時代，不由得不以爲是歷史的嘲笑。然而滿洲事變，決不是發生在日本不利的時期。運命是顯明地向日本微笑着。這就是在此事變發生的一九三一年夏末，全世界莫不深刻地感受大不景氣的影響，英國和美國，在歐羅巴及本國，陷入經濟的混亂。此年是信用機關沒落，英國脫離金本位制，胡佛大總統的債務猶豫令等，是使歐美的政府及國民，窮途暮路頻發重大問題之年。因此，史汀生在其著作『遠東的危機』之中說：

『無論是誰，若想不受外國干涉就拉倒，去計畫了滿洲事變，則不得不說是握着了無上的好機會。』滿洲事變，因為在如此的好機會時發生，對於日本很幸運。

但美國決不能袖手看着的。國務長官史汀生，於事變勃發四日後，即九月二十二日經由駐美日本大使，向日本政府交付所謂『熱烈的覺書』。其中，他氣焰萬丈地說：『過去四日間，在滿洲漸漸展開的事態，關係着多數國家的道德・法律以及政治。』其後，對於滿洲事變採取的國際聯盟的行動，沒有一件不和史汀生商量，沒有一件不受其指示的。當初史汀生，對於幣原外相有很大的期待。對於國際聯盟，四國條約，九國條約，不戰條約，這些為維持世界現狀的約束，向來是欣然參加的日本外務省，這次仍不能採取無視美國意圖的行動。這決非我的想像，史汀生在該年九月二十三日，即以『熱烈的覺書』打擊日本的翌日日記之中寫着：『我以為，問題是應當使日本知道美國的眼光閃耀着，及當幫助立在正義立場的幣原，使其由他的手處理事件，不能委之入於任何的國家主義煽動者之手。』若據史汀生自己的言語，他是希望日本外務大臣消滅日本炎炎燃燒的國家主義的火焰，中止過去及現在的征服，應使日本再忠實九國條

約及不戰條約，且信其可能。幣原外相似乎沒有與以滿足，而事變的發展完全打碎了史汀生的希望，他祇得頻頻地收到『不愉快的新聞』了。此年十二月，民政黨內閣倒亡；翌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軍占領錦州，史汀生終於告白說：『想由談判解決滿洲問題的予等企圖業已失敗了。』緊接着表示決心說：『對於滿洲和平攪亂者，採取正式發表全世界之道德的不同意的手段，如果可能，則加以要求日本改心所須採的壓力制裁。』

他爲達到此目的，想利用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是以與史汀生所屬的共和黨的反對政黨——民主黨大總統威爾遜爲生身父親，且爲共和黨驅逐的孩子。不過現在共和黨的國務長官，想叫自己驅逐去的孩子爲日本制裁而努力，給與了一切的鞭撻和激勵。他在一九三二年春，於加利福尼亞灣和夏威夷羣島之間，舉行全美國艦隊大演習，雖於演習終了後，仍使之停滯於太平洋而威嚇着日本。一面不斷地向倫敦和日內瓦加以壓力，在此年三月十二日使聯盟總會對於二月十八日宣言獨立的滿洲國，表決了不承認的決議。此年十二月末，國際聯盟就基於所謂李頓報告，對於日本發出將滿洲返還於

中國的宣告。其後，圍繞此宣告舉行了長期的戲劇的討論，日本松岡代表終於呼出：「歐羅巴或阿美利加的人們，現在想叫日本背負十字架。但日本人的心臟，在恫嚇或不當的抑制之前，是一塊鐵石。」將日本的決意，於世界萬國之前聲明了，這是和對英美宣戰詔勅渙發的十二月八日，日月均同十年前的十二月八日。翌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李頓報告書終被聯盟總會採納，松岡代表即刻退出會場，日本便立時脫退國際聯盟了。國際聯盟不用說是維持世界舊秩序的機關。所以以復興亞細亞爲本衷的日本，對於加入永久維持世界現狀之安格羅·撒克遜的世界制霸的機構，從當初就感到了莫大的激憤。可是史汀生的必死的反日政策，變成使日本由國際聯盟脫退的直接機緣，不能不說這也是歷史的嘲笑。

史汀生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從被選爲次期大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受到擬就外交政策謀面商量的招待，在紐約海德公園內的羅斯福邸，舉行長時間的會談，其後，經過數日，羅斯福發表美國對外政策兩者的意見完全一致的談話。因是現大總統的東亞政策或對日政策，必與史汀生的同一的事情，是業自此時即明白了。史汀生

政策的根據，始終是尊重九國條約及不戰條約，違反的行動均認爲不法的侵略主義，必徹底彈劾之。所以完全繼承此政策的羅斯福，當此次中國事變，自始即斷定日本的行動爲不法，以強化中國抗戰能力爲不動的方針，舉其全力援助了蔣介石。此事，羅斯福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在芝加哥舉行的最煽動的演說中，極露骨地言明：『爲反對蹂躪條約，無視人類本能，使現出如今日國際的無政府狀態，使我等不得由孤立或中立內脫出者，美國不得不盡所有的努力。』正如此言明，廢棄了日·美通商條約，禁止軍需資材的對日輸出，發布資金凍結令，一步一步使日本對中國作戰繼續不可能同時爲增強蔣政權的抗戰能力，不吝一切可能之精神的並物質的援助。

若是美國承認東亞的新秩序，日本是盡可能地尊重美國在東亞的權益，且美國所說的門戶開放主義，亦於此新秩序相存並立的範圍內，有十分容許之意圖。然而美國，始終認爲以建設新秩序爲目的之日本軍事行動，爲違反九國條約及不戰條約的侵略行爲，不僅頑強不改其見解，反而因東亞新秩序有世界新秩序意義，所以從根抵拒絕此秩序——必定顛覆安格羅·撒克遜世界制霸的秩序的實現，這決不是現大總統的新政

策，而是美國傳統的政策。這是由舒瓦德首倡，由麻汗與以理論的根據，由大羅斯福移諸實行的美國東亞侵略之必然的進行。因爲有此傳統政策，日美兩國的衝突終於不可避免，現在必定來到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弘安四年，蒙古大軍攻到多多良濱邊時，日本國民在北條時宗的號令之下，立時擊退了。現在美國從太平洋彼方威脅日本時，東條內閣表示斷乎膺懲的決意，於緒戰即獲得了海戰史上亙古未曾有的勝利。敵，自北來有北條；自東來有東條，天意乎偶然乎，這是極可慶幸的吻合。若一熟思，倫敦會議以後的日本，似被目不能見的什麼所引導猛力地被牽引到應到的地方。這偉大的力量，若部分部分地觀察，則是因小的利害衝突，醜的權力爭奪，因些微的意氣之爭而反目，重複着糾紛的日本，若作爲全體去觀察，不知在何時竟步入國家的根本動向，這偉大的力量，在我的精神裏，喚起深深的敬虔之念，我畏敬這偉大的力量，所以相信聖戰必勝而無疑。

英國侵略東亞史

第一日

地中海為商業交通的中心，歐羅巴的商權掌握在意大利諸城和罕扎同盟的手中時的英國，也不過是一個位置於歐羅巴一角的弱小的國家。然而美洲大陸的發現及印度航路的發現，竟使全大西洋為第二個地中海，運命便開始向着英國微笑。英國在此重大的歷史的回轉期，一面成就了群島內部國家的統一，另一面拋棄了至今的法國侵略政策，將其國是開始移向海洋並對海外發展。同時，英國的地理的特徵，竟驟然發揮起來其意義，而成為制霸世界的最有利的條件。

首先，英國是四周環海的島國，所以免掉了和外國直接的軋轢，並無必要在國境戰爭上花費重大犧牲如歐陸諸國，因此所節約得到的國力，便可以充分利用於海上的活躍。而且，其位置，一面衝向歐羅巴這一塊被選的大陸，挨爾培河以及賽因河等大陸

的大川，全都向英國流注着。在另一方面，同樣地衝向着被選的海洋大西洋，他那顯著發達的海岸線，對於此國提供着無數港灣。如此，英國在發斯科·達·咖麻及哥倫布以前，無非歐羅巴的角落的一步哨，而今竟成爲展開歐羅巴大陸的運命於海洋上的自然的開拓者。

如斯，英國的地理的特徵，竟給與英國以先列國而活動於世界舞台的機會，以經驗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爲其本質的國民性，對於這發展，也成爲很好的條件。盧德的宗教改革，由羅馬教會的束縛解放了個人，而英國的徹底的個人主義的國民性，却成爲成就此宗教改革所產生的個人解放的最好的基底。爲了這種國民性，英國在其他歐羅巴諸國仍然對教會和僧侶的束縛惡戰苦鬥之間，居然作爲國民很快地破壞了中世期的權威，先諸國而自由地將他們的力量使用在世間的活動上面。不僅此端，因爲他們是始終尊重事實和經驗的國民性，所以，誠如愛默生所說，永遠爲想像並不去戰爭，而爲實利去戰鬥，總是將其精力向實際的活動上面集注。又兼英國的氣候風土使令英人的體力健全強壯。鍛練成一種堅忍不拔的意志，養成了一種善戰健鬥的精神。

對於他們還有一件很適宜的事情，就是清教徒的教養，對於他們的世間的勤勉和發財，給與了宗教的、道德的基礎。不僅僅英國如此，凡是在北方建國的人民，都必須跟險惡的風土戰鬥，而維持與發展自己的生存。爲此，必須求索富於營養的食品，溫暖的衣服和堅牢的家屋。所以，硬硬孜孜去營利，都認爲是一種美德。清教徒也是同樣，這宗教誠如其名，一面對於英人要求着克己制欲的生活，同時在另一方面鼓吹着勤勉和營利的精神。因此之故，英國人能够以遂行道德的義務的心情去委身於發財致富。基督雖然說是不能兼仕上帝和黃金，但是英國人却能够兼仕了上帝和黃金。如此，英國舉國埋頭於營利，而將其經濟的勢力扶植於海外。伴隨着其勢力圈的驚人的擴大，作爲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也漸次昂揚，養成了無限的膨脹的本能以及相應乎此的發展的性質，終於成爲了自古代羅馬帝國以來絕無僅見的支配民族。

今日的英國人，開口卽主張英國的世界的霸權已經在和平之間確立，但這是虛偽的謊言。懷抱世界制霸之志者，決不僅僅止於英國，其他歐羅巴諸國也是同然，所以英國乃是經過了與此諸國的死活之戰，纔完成了其目的。唯獨在此應當注意的，爲世界

制霸的戰爭，與其說是在海洋上或海外戰爭，毋寧是多在歐羅巴大陸戰爭這一點，以及爲英國而戰的，與其說是英國本身的軍隊，毋寧是仰戰費於英國的同盟國的軍隊這一點。英國常作爲敵人而戰爭的，乃是海上並海外最強大最可怕的競爭國，却對於弱小的競爭者在原則上採取親善的態度，將其攻擊的全力加在最大的敵國之上。而且，一經將其擊破，打倒一番，感到已無危險之後，便力求與其恢復親善的關係，在將來的機會與更新的競爭國戰爭的時候，反而將其作爲自國的同盟國。

近代英國首先所選擇的對象，便是西班牙，一五八八年，這是日本的羽柴秀吉當了太政大臣改姓豐臣的那一年——在這一年，經過了英國海峽的三日奮戰，將敵人的無敵艦隊徹底粉碎，全盤顛覆了西班牙制海權，使令已垂百年的意卑里亞國民的優越完全沒落，在此建築了英國海上發展的第一個基礎。

其次，作爲第二個敵手，選擇了荷蘭。這一次戰爭，依着俄利瓦·克倫威爾的雄渾的精神和鐵石的意志所奔流出來的一六五一年航海條例，毫無忌憚地對於荷蘭挑戰，自一六五二至一六七四年之間戰爭三度，至今被謳歌爲『海洋的幸福的所有者』的荷

蘭，其優越的制海權竟毫無苦難地被英國奪去了。

使令荷蘭雖伏的英國，作爲第三個敵手選擇了法國。英國自一六八八年至一八一五年共一百二十六年之間，實有六十四年間終始於戰爭。地球上的任何國民，也未嘗這般頻頻參加過戰爭，這之間的許多戰爭，在其本質上，完全是歐羅巴大陸並殖民地地上的英國和法國的爭霸戰。這超過了百年的長久的英法爭霸戰，經拿破崙的最後的敗戰，遂以英國的勝利而告終。

有如上述，第十九世紀的英國史，已經和前世紀的歷史面目迥異，與歐羅巴列強的爭霸戰已經告終，在海上成爲世界無敵的霸者，在植民的發展上收到了非常的成功，所以截至其後俄國由中亞細亞迫進阿富汗威脅印度爲止，在世界政策上，幾乎大有潤步橫行無人的曠野之概。在此間，英國首先將印度全部收爲事實上的領土。自一八二六年至一八八六年之間，合併了緬甸。爲着確實地堅守印度航路，一八三九年占領了紅海的門戶阿丁，一八五七年占領了該海的丕林島。一八四二年經鴉片戰爭由中國奪取了香港，造成了侵略東亞的牙城。在地中海上，一八七八年由土耳其奪取了居伯羅

島，在太平洋上，將澳洲全部及新西蘭收在英國國旗之下。在菲州漸次將領土擴張到南部及西部。一八七五年，誠在咄嗟之間，僅以四千萬圓由埃及收買了蘇彝士運河的股票。這條運河是經法人雷賽普斯不屈不撓的努力掘成的，英國實是用盡了極其惡辣的方法對於這工作加以妨礙，而一旦竣工，却將其實權據為自國所有。在一八八二年，藉口阿拉比·伯射因民族運動釀起國內不安，乃砲擊亞力山大港，以此為端緒積極地開始侵略埃及，很容易地達成了牠的目的。最後征服了南菲州的布爾人的兩共和國，在此完成了英吉利世界帝國的最後的建設。

因此，第十九世紀的英國史，已非獲得霸權的歷史，而是其強化，其確保，其維持的歷史。所以，截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為止，英國一度也未曾有實行決定的戰爭的必要。然而，英國的傳統的政策本身，在第十九世紀，也決不會有任何變更的。和從前一樣，如果有新興國家想顯露頭角，英國便立刻毫不留情地加以一擊，或者強硬地加以迫脅，非使令放棄其野心則不休。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後的俄國或法効達事件以後的法國，便全都上了這政策的圈套。近代德國的勃興，顛覆了歐羅巴的勢力均

衡，及至有成爲英國世界幕府的顛覆人之虞時，英國作爲第四個敵手選擇了德國，首先用所謂包圍政策，陷其於孤立，嗣後變成了作爲英德爭霸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戰爭上，英國也一旦獲得了勝利。

打勝了德國的英國，用國際聯盟釘住了戰後的世界，力求依此來維持自己所欲求的世界秩序。尤其鮑德溫內閣的外交大臣伊登，強化了國際聯盟，爲了築成所謂『集團保障』的體制，最爲熱心努力，所以這政策稱爲『伊登外交』。然而，依滿洲事變，日本首先脫退了國聯。嗣後，阿比西尼亞問題發生的時候，英國便利用國際聯盟規約對於意大利加以經濟的壓迫，用很大的期待來實地實驗集團保障的効力，但有如周知，竟遭慘憺的失敗。當時鮑德溫內閣的財政大臣張伯倫睹此實狀，在一九三六年的某一會合上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國際聯盟至上主義，依照阿比西尼亞問題的經驗，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將重大的國際間的問題委託國聯給辦理，不得不再考慮。』於是，承鮑德溫之後，自己當了內閣的首領，犧牲了國聯至上主義的伊登外交大臣，代替集團保障制，樹立了所謂聯和政策，圖謀英國的安定。所謂『聯和政策』，便是想要依據

英·法·德·意這歐羅巴四大國家的和解，來維持歐羅巴的和平。爲了這個目的，張伯倫親自寫信給他所極端反目的莫索里尼，希望過去一切附諸流水，以謀地中海兩大國家的協調，後又派遣倫頓戴利侯爵，羅相侯爵等到德國去，跟希特勒和格林懇談。因此英國在希特勒合併奧大利的時候，又在捷克問題的時候，都避免對德國使用武力，就是令世界驚疑的閔行會議，結局因英國的讓步而得以協定，並且在協定調印同時，希特勒和張伯倫二人連名發表了如此的共同聲明：『英德兩國互相無爭戰之意志，依前此兩國間所成立之海軍協約，以及此次調印完畢之閔行議定書，已屬明瞭。吾二人聲明：英國國民及德國國民，對於二者間之問題均應以磋商解決，此乃兩國國民共通之意志。』

然而，張伯倫的聯和政策，經希特勒大演絕技，一夜之間吞併了捷克的殘部，竟脆弱地歸於失敗。自此時以還，張伯倫纔堅固了英德兩國斷不兩立的信念，在此決定了對德決戰的覺悟。爲此所唱的，便是所謂『和平戰線』。所謂『和平戰線』，乃是在武力上造成一個極其强有力的結合，在這強大的武力團結之前，使令侵略國家斷念其野心

的實現。如此，英國首先在自國軍備的強化上傾注全力，以英國爲中心，結成遠比德國強有力的武力群，威臨德國，如果可能，則不戰使其屈服，萬不得已，方始對交一戰。前年，日本的北洋漁業和英國之間，締結了鮭魚罐頭三十萬箱之買賣契約，曾記得日本的農林省曾鼓吹這是貿易振興政策的結果，這也不外是覺悟着英德戰爭的食糧貯藏。事已如此，兩國的戰爭不得不說是在不可避免的運命了。

今日的英人，好口稱和平，自稱是和平的愛好者。然而，至少過去的英人，有如詩人密爾敦所呼喚：「你們偉大而好戰的國民哟！」，乃是豪語着與其在天國爲奴隸，毋寧在地獄爲主人的好戰敢爲的國民，並且其世界制霸，乃是依着執拗無比的戰鬥精神而被成就，現在是想要發揮必死的力量來固守這世界制霸的。所以，英國至於以德國一併亦以日本爲敵人，乃是其運命告盡之日來到了。英國的運命告盡，便是世界被解放尤其是亞細亞被解放。以上我述完了英國世界制霸的徑路，明晨再探索其侵略東亞的踪跡。

第二目

堪稱爲英國帝國主裁的權化的卡尊卿，在其所著『波斯問題』之中，曾經明言如果英國一朝失掉印度，便斷不能保持世界帝國的地位。又有一個叫作荷馬·黎的極有特色的美國軍人，在其題爲『安格羅·撒克遜之世』的著書之中，也說着：『英國失掉印度，意味着在英國本土內，發生了以安格羅·撒克遜所有的血和火和鐵也終難接合破毀了的兩端的一大破綻的發生。』又有另一個叫作斯納撒列夫的人，在一本題爲『印度』的著書之中說着：『如果爲了這不幸蒙昧的印度，鳴擊了宣告自由的勝利的響鐘，在其次的一瞬間，歷史的時計便向世界宣告海上女王之死的罷。於是英國便會成爲一家僅是在倫敦有本號的世界銀行的罷。』誠如這些人們所說，如果英國喪失了印度，從明日就淪爲第三等國家。印度對於英國有這樣重大意義，不僅僅是因爲其擁有無限的天產和無數的人口。印度委實是英國資本的無上的投資處所，有志的英國青年的立身

出世的舞台，英國商品的無二的市場，莫大的商業中心，重要的海上聯絡點，軍隊的駐屯處，最必要的海軍根據地。英人之中雖然曾經有人說過，與其失掉莎士比亞，毋寧失掉印度，但是，這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今日的英國却在苦心着即令失掉百人莎士比亞切不可失掉印度。自第十九世紀前來以來，英國外交的根本政策，便僅存保有印度一事。第一，應如何確保由英國到印度的海路或陸路，如果可能，則如何確保海陸兩路的支配權，第二，應如何防衛印度自身。——英國對於這兩點傾注了全力。

然而，英國也決非是自初就認明了印度的重要性，而企圖征服印度。英國人起初直奔印度而來，簡單明瞭地是爲了發財致富。因爲最初開拓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的發斯科·達·伽麻，所以有莫大利益的東洋貿易，幾乎有百年之間，竟歸葡萄牙所獨占。葡萄牙第一非但由當時歐羅巴的精神的君主羅馬法王接受了對於東洋之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絕對優越權，而且，擁有着如果他國威脅這獨占權的時候足以打倒他國的巨大的海軍。然而，英國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早已拋棄了加特力教歸依了新教，所以決無對於羅馬法王客氣的必要，同時海軍也漸次強大，在一五八八年，竟至

擊滅了西班牙無敵艦隊。

造成這英國海軍的基礎的人們，像約翰·豪金斯和法朗西士·德雷克，都是大膽勇敢的海賊，英國的海賊自第十五世紀頃便已有所聞，而在第十六世紀便愈加興盛，又兼掠奪的對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舶，所以海賊的行爲乃成爲愛國的行爲，英國的船長搭乘着備有數門大砲的船舶，以掠奪滿載東洋貨物的葡萄牙船和滿載金銀由美國而歸的西班牙船爲公然的買賣。世上，再沒有這般發財的買賣。例如方纔所說的豪金斯，是一個普利馬斯的船夫的兒子，經過了到西班牙領美國領的第一回航海，乃一躍而爲普利馬斯第一等富豪，由第二回航海歸來，實成爲英國第一等富豪。就如法朗西斯·德雷克，也在一五七七年由英國出帆，沿路打劫，一周世界，在一五八〇年歸還英國，沿路打劫的貨物價格實值約二億法郎。伊麗莎白女王也由德雷克分贓不少，非常喜悅。這消息一經傳入西班牙，西班牙王非常憤慨，命令倫敦駐在西班牙公使提出嚴重抗議。於是，伊麗莎白女王將西班牙公使領到德雷克的船舶的甲板上，厲色對着德雷克，正顏申叱道：「西班牙人說你是海賊，然後命令他跪在甲板之上，悠然地對他

給與了下賜騎士爵位的接吻，說道：『平身，法朗西士卿！』——這是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女王把身爲海賊的平民法朗西士提拔成法朗西士卿。

如此，英國人自西班牙勢力沒落以前，就侵犯了葡萄牙的獨占，想要參加東洋貿易，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以豪金斯·德雷克等海賊爲中心的英國艦隊所擊滅，所以非但印度航路上的最大障礙物被一掃而淨，而且，在東洋發展上較比英國先行一步的荷蘭，有代替西班牙，葡萄牙將要成爲東洋貿易的新的獨占者的傾向，所以一群倫敦商人勾結起來，在一五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僅以資本金六十八萬磅組織了東印度公司，由伊麗莎白女王領到一張特許狀，文爲：『自喜望峰至馬哲蘭海峽之諸國群島，自此十五年間，得自由且獨占的營通商貿易。』翌一六〇〇年——這一年是日本的關原合戰的一年，從這一年便直接開始了活動。這一個小小的公司，以後竟會征服了被英人讚爲『輝耀王冠的燦爛寶玉』的印度，當時任何人也未曾想到。

却說，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同樣以東洋貿易爲目的在一六〇二年創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一併，首先必須跟殘存東洋的葡萄牙勢力對抗。一時輩出如斯之多的英雄，極一

時之盛的葡萄牙，一旦走向下坡，國力便頓行衰落，終非新興兩商業國即英國，荷蘭之敵手，不出十年，勝敗之算，便已經決定了。在葡萄牙勢力敗退後，必然地在兩國之間開始了激烈的競爭。當時最獲利益的東洋貨物是丁子、肉荳蔻等香料，其主要產地乃香料群島即南洋諸島。因此，兩國都以印度本土為第二，首先為爭奪馬來群島而躍起，想要獨占這貴重的香料產地。然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其資本為英國的公司的倍額，而且有國家的強力的後援，所以在此角逐，不費吹灰之力壓倒了英國，而成為了南洋諸島的主人。英國因被逐出群島，所以事與願違勢必不得不以印度本土為活動的舞台。此事，他日反而成為英國的幸福，是當時任何人也未曾夢想得到的。

英國首先在印度的西海岸，擊破了有力的葡萄牙艦隊，在一六一二年於蘇拉特開設商館，在印度本土內紮定了最初的根據地。一六二〇年，和波斯國王聯結，替波斯將東洋最重要的根據地——波斯灣頭的奧馬斯由葡萄牙奪回，作為其報償允許英國在奧馬斯建築城塞，在此同年，將科羅曼德爾的馬德拉斯由土人君主收買，在此處也建築了城塞，在印度東海岸上紮定了最初的根據地。其後，在一六六八年，東印度公司由英

國國王查爾斯二世，一年僅以十磅的地租，租借了孟買。孟買是距當時約八十年以前，由葡萄牙人開設的印度第一的良港。一六六一年，葡萄牙女王當了查爾斯二世的妃子的時候，葡萄牙國王當作女王的嫁資，贈給了英國國王，當時果亞總督雖曾懇諫道：『英人在孟買立定勢力，葡萄牙即時失掉印度』，在葡萄牙王却如馬耳東風，終於贈給了英王。然而國王因為種種關係不能維持下去，就租給了公司。爾來，孟買漸見繁榮，一六八七年以後，代替蘇拉特的位置，成了英國在印度西海岸的貿易中心，以迄於今日。復於一六九〇年，在孟加拉的恒河畔，造成了今日的卡爾卡塔的基础，此外，在東亞兩海岸也按置了許多貿易據點。自一六六〇年至一六九〇年的三十年間，正是東印度公司的黃金時代，每年的平均配當率竟達百分之二十五強。

瑪克列揮其流麗之才筆，描寫當時的情況說——『公司在查爾斯二世時代的大部分，在這印度館獲得了莫大的財富，商業史上，除此之外，還未見過這樣巨萬之富堂堂流入的前例。倫敦的市民竟為充滿驚異、貪慾和嫉妬的憎惡興奮起來了。財富和豪華急激地增加，對於東洋產香料，紡織品，寶石的嗜好也日益強烈了。在門克將軍派

蘇克蘭兵到倫敦去的時候，茶尙被人視作中國非常貴重的珍品，逸話百出，珍重得只以少量用舌頭來嚐，而在八年之後，竟能循規輸入，未久，消費增多，財政部竟視爲最好的課稅對象之一了。王政復古以前，英吉利的船舶，尙未有一隻由泰晤士河畔訪問過恒河的三角洲。然而王政復古後二十三年間，由這民生富裕人口稠密的印度的輸入年額，竟由八千磅增至三萬磅，當時獨占了如此急激膨脹的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其利益之鉅大幾乎真僞莫辨不可憑信了。這些由印度貿易而來的莫大的利益，若是能在多數股東之間分配起來，也許不會有不平之言也未可知。可是在實際上，股票騰漲的同時，股東的數目却漸次減少了。公司的財富到了最高程度，其經營便被極少數的富豪把握去了。』

這樣，東印度公司獨占了最有利的印度貿易，而且其無限的利益又都被極少數的大股東壟斷過去，因而英國的輿論就漸行沸騰，當然取消公司特權的呼聲也高起來了。東印度公司對於這些攻擊，只得莫大的黃金來應戰，若再藉瑪克列的話來說，就是『在宮殿裏，凡對公司有益的人，或有害的人也就是上自大臣下至女官僧侶，都贈送

了，絹織物、薔薇香水、金剛石、金貨的口袋。這種莫大犧牲的賄賂，未久，即帶着豐厚的利益回來了。』所謂豐厚的利益者，就是自國王以至政府高官及公司攻擊者，都贈送了莫大的賄賂，雖然輿論還猛烈反對，却有斯秋亞特家的王者——即查爾斯二世和傑姆斯二世——重發了特許證，而延長了獨占期間。這愛好賄賂的查爾斯二世和傑姆斯二世雖然是兄弟，當時的英國人却評爲『兄方的查爾斯要想理解事物還能理解事物，然而弟方的傑姆斯却雖能理解事物却不想理解事物』因而傑姆斯二世遂失了民心，因爲一六八八年的名譽革命，斯秋亞特家終於沒落下去，東印度公司由此失掉了有力的保護者，而不得不直接和議會對峙了。

於是，東印度公司的反對者和霍克黨提攜，決行推倒公司，先關於對東印度公司所加的許多非難，要求議會舉開調查會，據調查結果，公司爲獲得新特許證，曾對政府和攻擊者贈賄八十萬磅，自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四年六年間，不正消費了一百七十萬磅的巨金等事實暴露，一六九五年，多數要人均遭投獄了。如此，對於公司的非難日形激烈，於一六九七年，因印度絹之輸入而蒙受巨大打擊的倫敦絹絲業者，首先開

始攻擊公司，市民爲其宣傳所動，在市內各處集合，襲擊東印度公司的建築物，終於爲掠奪其貨物而群起暴動了。公司對於日形激烈的攻擊苦思戰策，乘着當時政府對法蘭西戰爭陷於財政困難，以確保印度貿易獨占權爲條件，提議以四分利息接受七十萬磅的國債。於是反對公司者勾結了霍克黨，以三分利息接受二百萬磅的國債，藉以欲行奪取印度的貿易獨占權，結果一六九八年議會終於許可他們設立印度公司了。於是爲印度貿易便出現了兩個公司，開始了激烈的競爭，英國王室及議會深知如若對於此種狀態放任弗顧，結局勢必爲競爭國乘隙而入，於一七〇二遂命令兩公司合併了。合併後，其內部新舊兩派的對立尤爭持不已，一七〇八年由於郭爾德芬伯爵調停，兩派之間始見十分和解，名如其實成爲一個公司開始活動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本格的活躍，其實是從這時開始的。

第三日

英國人純然爲發財初到印度的時候，在印度是莫臥兒帝國的盛時。這帝國，雖稱爲莫臥兒——蒙古人的帝國，而其建國者巴巴爾，是混合英雄達每爾蘭之血的土耳其人。起初不過是中央亞細亞一個小國的君主，後因先征服阿富汗，再攻入印度，於一五二六年統一北印度，全部奠定莫臥兒帝國。他還留有充滿無限趣味和教訓的自敘傳，實是可驚的天才，卽連歐羅巴歷史家都說：『在古今東西歷史中，是幾乎沒有比巴巴爾皇帝還聰明，富於魅力，而可愛的君主。』其孫阿克巴爾大帝，幾與英國的伊麗沙白女王同時，君臨印度五十年之久，完成印度國家的統一和組織。阿克巴爾大帝以前的土耳其人或蒙古人的支配印度，總之不過是一種軍事的占領，而阿克巴爾卻使其成爲強大的帝國傳給其子加漢幾爾，次於加漢幾爾的，是阿蘭克扎布繼承了帝位。加漢幾爾卽位於一六〇五年，阿蘭克扎布歿於一七〇七年，我昨日所說的東印度公司前半期的

活動，就是此二位皇帝君臨莫臥兒帝國的時代。英國之進出東洋，起初並非爲征服，非爲占領，專爲貿易之事，如再三所說，東印度公司開始與印度交易時，恰當莫臥兒帝國的盛時，至少北印度是被政治地統一着，因爲是和平裏營商最好的時代，所以東印度公司在夢裏也沒想到印度是會打仗的。不過從阿蘭克扎布皇治世後半，帝國基礎頓形動搖，至今馴服的諸藩王國，漸漸不服迭利政府的統治。文生特·斯密斯說明阿蘭克扎布之爲人，如斯的寫着：『他是有高邁的知力之人，如其文章所示，是燦然的文筆之人，是巧妙的外交家，是不知恐怖的勇士，是公平仁慈的裁判官，是練達的行政家，於其日常生活，則是最嚴肅敬虔的修道士，但其政治終於失敗了。』其失敗的最大原因，是作爲回教徒的他的信仰，未免過於熱烈了。他以前的莫臥兒君主，對於宗教極其寬大，阿蘭克扎布一擲其寬容政策，爲弘通回教，爲滅亡異教徒，無視了一切非難，一切抵抗，一切政治的不利，傾注全力，因此使莫臥兒帝國最勇敢的護衛拉吉浦特人叛離，在南印度的馬拉達人的精神裏，燃起民族的憎惡之火炎，所以帝國的秩序俄然紊亂，人民遭受了塗炭之苦。此混沌是在阿蘭克扎布歿後，急速激成的。於是

東印度公司不能似至今地在和平裏通商，爲支持貿易決用兵力，一六八六年曾派遣最初的印度遠征軍，此時爲阿爾克扎布皇帝時代，遠征軍遭遇了悽慘的運命，一六九〇年向莫臥兒皇帝獻出十七萬磅賠償金，並於『將來不再有如此可恥的行爲』的約束之下，再許其通商。

這英國的印度遠征軍，是由具備十二門至十七門大砲之軍艦十隻，步兵六百所結成其規模甚小，而其目的是大規模的。他們在印度西海岸，捕獲土民的船艦，向莫臥兒帝國宣戰，在東海岸，捕捉海上的一切莫臥兒船艦，占領在孟加拉灣東北隅的吉大港，溯恒河達至孟加拉首都達加，與藩王間以武力強制締結條約。這失敗是因爲全然不曉英國與印度是如何地遠距離，印度的勢力是如何的程度，而擬定了可笑的計畫之故。當時的莫臥兒帝國，雖說衰弱，尙擁有十萬大軍，卽是孟加拉藩王，尙能動員四萬兵力，六百或一千人的英國兵，則豈能抗爭？唯於此時，挽救在印度的英國沒落者，是其有力的海上權，因爲英國軍艦捕獲西海岸一切的船舶使艦隊出動在紅海及波斯灣一帶，捕獲往復印度和麥加之間的回教徒巡禮船，卽莫臥兒皇帝亦漸生和意了。

在這以前，法國亦曾追隨諸國之後進出於印度。重演種種失敗之後，法國亦於一六六四年，在路易十四世保護之下，形成稱爲印度公司的大團體，一六七四年在印度東海岸本地治里，一六八八年在卡爾卡塔附近的陳德納加，建築根據地，以後在東西海岸各處，設置商館，開始活動。乘印度政治混亂，唆諸藩王互爭反目而收漁人之利，漸次地扶植勢力，故與英國的衝突，則勢所難免。在這之間，歐羅巴以西班牙王位繼承爲導因，英、法兩國正相爭戰；所以一七四四年以來，戰爭業已波及印度，至此印度纔顯明地是英。法兩國國民殖民地的霸權爭奪的舞臺，自此世紀之初，漸次含有政治性質的英吉利東印度公司，方顯著地濃著其色彩。

英法兩國在印度的角逐，雖經過多年，互有勝負，而開始之間，勇敢大膽的法國指揮者迪蒲列克斯及拉·布爾德涅等的武斷政策，著著奏效，致使英國的地位漸次不利；一七五三年，英吉利東印度公司向本國政府請求干涉，其結果呈暫時休戰之勢。一七五六年，乘英國勢力衰微，早即憎恨英國人毫無憚忌地進出的孟加拉藩王斯拉加·烏達烏拉，襲擊卡爾卡塔，將一百四十六英國人，籠閉小屋中，結果均被窒息，

這是所謂 Black Hall (黑廳) 悲劇，而英國的形勢竟日非一日了。

當此時，一變形勢，回復英國的地位者，實是克萊烏的機略和勇氣。英國爲對抗斯拉加·烏達烏拉的襲擊，授與瓦特森提督二千四百兵，從馬德拉斯向孟加拉派遣軍隊；在此遠征隊之中，加入了當年三十二歲的陸軍中佐羅巴特·克萊烏。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皆以派遣艦隊目的，不是膺懲孟加拉藩王，倘能恢復公司照常營業的狀態，即可滿足；若藩王請求和平，即應其所請步入停戰狀態。不過，藩王故意將交涉拖延，想於其間，用各種權謀策術，有利地解決問題，所以克萊烏亦不劣地旋轉着陰謀。他以其所放的間諜，在藩王的周圍，有企圖遇有機會即取而代之的謀叛者，其中最有力的是藩王總司令官密爾·加法爾，一面藩王繼續和平交涉，一面籠絡這密爾·加法爾，助彼進行爲孟加拉藩王的計畫。準備一完，隨即向藩王通告：英國早就決心不能忍受，希望即刻解決各種懸案。藩王直覺克萊烏言語的意義，爲應其挑戰，急行集結軍隊，具備步兵五萬，騎兵一萬四千，大砲五十門，並得法國的援軍，於是決心和英國一戰。此時，克萊烏的兵雖僅有二千四百名，但是他會和密爾·加法爾約

定，遇適當的時機，叛離藩王，率其部下，投降於英國軍，克萊烏是在整備一切後，安心開始行軍的。

兩軍對陣在蒲拉西之野原，展開了戰火，但密爾·加法爾背約，未於約定的時刻開始行動。於是英國不得不以二千四百之寡軍，和六萬五千之大敵，一決雌雄了；所以英國方面的軍事會議，竟被絕望的空氣所籠罩，皆激烈地非難克萊烏，一致主張無論如何也不得不避免這無謀的會戰的。克萊烏默默地聽着他們喧囂的議論，旋即站起：『一時間以後一定告訴你們幹什麼的。』說着，走到大樹下睡覺了。正一時間以後，他命令着說：『戰爭！明日——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我等向印度軍進擊！』於是在灼炎中行軍，在距印度軍一哩的林間張起野營，從翌日黎明開始了激烈的會戰，在決心一死的英國軍隊之前，孟加拉軍漸漸不利，終於緩弛了應戰之心，開始退却；當此時，密爾·加法爾方面出動，於茲勝敗立決，藩王拋棄都城而亡命。克萊烏佯作不知密爾·加法爾膽怯行爲的樣子，使其即孟加拉藩王位，立時使其支給英國方面銀幣八十萬磅賠償金，自己亦從此新孟加拉王受到等於三十萬磅之金銀寶玉。後因前藩王族

中之一人，奮起密爾·加法爾征伐軍，由迭利進擊而來，克萊烏同軍擊走敵軍，復約定作爲救密爾·加法爾危險的報酬，終身給與三十萬磅之年金。

然於此時，與英國角逐的荷蘭，企圖占領卡爾卡塔，以軍艦七隻，載大軍一萬五千名，屯集於恒河口，密爾·加法爾因對克萊烏有所忌憚，同時亦不願支給三十萬磅之年金，於是煽動荷蘭人，擬顛覆在孟加拉的英國人的根據；此時，克萊烏先發制人地襲擊了荷蘭艦隊，使其降伏。當此戰爭，一彈飛來，貫穿克萊烏的帽子，克萊烏脫下帽子，凝視其彈痕，冷然地說：『這帽子還能有用的呵！』又戴在頭上，拔劍乘小舟突入敵艦隊之中。這是有名的軼話。戰爭終了，克萊烏會見密爾·加法爾，關於荷蘭之事，毫未提及，祇謹慎地敘說外交辭令而退出。這是因爲密爾·加法爾早已完全落入英國的手中，求其辯明或叱責之，均毫無必要之故。克萊烏以外交策略和武力行動，一舉將印度的東北一帶包入英國的勢力範圍，將公司的中心由馬德拉斯移至卡爾卡弄。一七六二年，當時是一中佐的克萊烏以孟加拉總督兼軍司令官又來到印度，在職一年半之間，將孟加拉·俄立薩·比哈爾三國——比法國還大的地域，事實上竟成英

國的領土了。不過公司的印度統治，對土民非常苛酷無理解，到處激成土民的反抗，到處勃發土民的叛亂，英國竟乘機以鎮壓爲口實，擴張其領土。第因連年戰爭，必須莫大的戰費，縱使貿易獲利，公司的財政，漸次陷入困難，故公司的印度政策，於議會爲激烈的非難之標的；遂於威廉·比特內閣，將東印度公司全然置於本國政府監督之下，制定所謂比特的印度法，印度事務最高管理乃脫離公司之手，最初以貿易爲目的而開始的事務，均歸與貿易無關係的人們管理，公司完全變爲政治的性質。這是一七八四年的事情。像這樣政府與公司相並君臨於印度的時代，稱作「二重統治」時代，英國對印度斷行積極的侵略，是此時代的事情；是從一七九八年，威爾茲利任印度總督時開始，其次黑斯天克斯遂行，最後由達爾荷幾總督狂熱地施行的。

一八五七年，這年是非伊掃部頭爲大老之年，此年六月二十三日，倫敦舉行蒲拉西會戰一百年紀念祭，人們不斷地讚美克萊烏的勳功，其時，不堪英國壓迫的印度土人軍隊，掀起了叛亂。此未曾有的凶報，數日後達到倫敦時，朝野的驚駭是很厲害的。叛亂幾乎波及恒河全流域，英國的印度支配，大有要被顛覆的樣子，因爲由東印度公

司受年金的印度王侯貴族沒有參加，其他上層階級亦未接踵而起，半年以後徹底地被鎮壓了。但此動亂毫無遺憾地暴露了二重統治的不完全，所以翌一八五八年，以『印度統治法』，將印度統治之大權，完全移入英吉利國王之手，一八七三年東印度公司解散，次一八七六年英吉利女王維多利亞即印度皇帝位，於茲完結印度帝國之建設。

第 四 日

英國印度征服史上，與克萊烏相並被謳其名的威廉·黑斯天克斯，本為東印度公司一書記，一七七一年以三十九歲升任孟加拉知事，一七八五年復升為印度總督，在昨日所說的二重統治時代裏，為一最有辣腕的人物，我想關於他怎樣地用殘酷手段虐待了印度，紹介二三個事例。因為我並未會根據憎恨英國的印度人或德意志人的書籍，而是依據英國自身的歷史家的著書來敘說，所以希望察知毫無誇張的情事。所說的歷史家，是會引用的瑪克列。倘如不承認瑪克列是偉大的歷史家，至少是偉大的歷史文

學者，且於一八三四年任印度最高會議的法律顧問，在印度勤務了四年間，是於現地見聞黑斯天克斯行動的人。

在此二重統治時代，英吉利本國給印度總督發下了怎樣的命令呢？曾有過：『統治須本諸正義和溫情！但得送錢來，送很多，送很多很多的！』所以，黑斯天克斯也不斷地接到同樣的命令。實際這完全是矛盾的約定，是與瑪克列所說：『汝同時爲印度人之父，又爲導入腐敗的誘惑者，汝是正義，同時又是殘酷。』完全相同。黑斯天克斯或許是印度人的慈父，因爲從倫敦頻繁地催促錢，錢，所以不得不應其所令了。爲滿足從倫敦來的催促，他所採取的方法之一：向烏德一藩王斯加·烏德拉德懇請着說：『借與英國的軍隊，把隣接羅希拉人的國羅希克德占領了罷！作爲代價，得提供四十萬磅！』遂使斯加·烏德拉，無任何理由攻了羅希克德。關於此事，瑪克列是如下寫着的。

『羅希拉戰爭的目的，是從對他國人毫無侮辱的善良人們那里，奪取其善良的政治，硬給以背其意志而極厭惡的虐政。……羅希拉人希望和平哀訴苦嘆，積集巨額的金錢祇求能避免戰爭，然而均歸無效。他們是除了徹底的抗戰以外，並無其他方法了。血

腥的戰爭是如此發生的。印度最善良，最美好的國民，使之委諸貪欲，殘虐無類的暴君之手，噉使斯加·烏德拉的貪欲，使那樣豐富的國家，變成即在悽慘的國中，亦為最貧乏的地方。」

這羅希拉戰爭，即在本國，亦為囂囂的非難之的，政府命令黑斯天克斯招開顧問會議。顧問會議議員，過半多為他之敵人，當時被印度人非常尊敬的有名的婆羅門僧人南達克馬爾——「黑斯天克斯販賣官職，且由罪人收賄判為無罪放釋之。」會將此告訴狀，提出於顧問會議。黑斯天克斯見形勢不利，先以南達克馬爾曾於六年前偽造他人的筆蹟之嫌控告，卡爾卡塔最高法院裁判長為黑斯天克斯親友的依穆比，把他宣告了死刑。瑪克列會將此時的死刑實況，如下地記敘着。

『翌日未明，絞首臺的周圍，集聚着無數的人們。皆浮現出苦惱和恐怖的表现。他們至最後之瞬間，都相信任何英吉利人並不能殺，殺不了這偉大的婆羅門僧人。終於悲壯的行列走入群眾之中來了。南達克馬爾端坐輿中，以表示心不紊亂且平靜的眼神四顧了周圍。這是向近親者的告別。近親者之淚，和他的若有所思的舉動，宜乎竟使

歐羅巴人的臉色蒼白。此告別與囚人之如水的冷靜對比，與以強烈的印象。留言給會議的友人們問候，他以沉重的步伐走上刑臺，向絞首臺給了知會。眼見着他的身體搖動起來的無數的人們之後，一齊揚起大聲的叫喚。人們見此悲慘的情狀，一面哭泣着向恒河走去，想以其河水溶洗淨其污穢。」這實在是一段悽慘的話。

還有一例：是黑斯天克斯爲榨取金錢，加諸烏德國一女王的暴虐。他派遣英國兵一隊占領王宮之門，雖捕捉女王幽閉於一室，因爲仍不肯提供財寶，遂將忠實於女王，女王最親愛的老人二名逮捕，投入檻內，使其饑餓將死，再將這完全衰弱了的兩人護送至盧克諾，加以嚴刑拷問。是如此想叫女王痛心的。至此再引用馬可列的話。

「一面在盧克諾施展野蠻的行爲，女王是嚴重地被禁錮着，飲食祇不過給一口或二口，二個女婢餓死了。在行盡所有的威脅，所有的手段都用完了之後，總督漸從她那里絞獲了一百二十萬磅。盧克諾的二老人也釋放了。」

如此的行爲，決不僅僅黑斯天克斯如此，繼任他的總督，達爾荷幾亦復如此。關於達爾荷幾，同爲英國有名的歷史家席列說：是怎樣地用「極橫暴的方法」施行侵略了

呢，是怎樣地『敢行終難承認的多數的行爲了呢。』

印度和英國遠隔波濤萬里。印度的民衆是非常的多數。所以英國征服印度，亦能想到是不可能的。實際若是英國祇想以武力征服印度，恐怕是不可能的罷。但是英國，決不是僅以武力征服了印度。用極辛辣的權謀詐術，從其單純的人民奪取了印度。英國是使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反目，使藩王和藩王敵對，使加特人拉幾普特人和馬拉達人相戰，使木鐵拉人和羅希拉人相爭。英人用盡苦肉策，離間他們而成功，及他們疲乏於無益的鬪爭，專收漁人之利。英國或與藩王締結條約隨意破棄之，或故意使藩王沉溺於酒色，使其若不苛斂誅求，則無以立財政，而使人民反目。這樣一步一步將英國勢力確立於印度。在此無暇一一加以詳細的說明，若是一讀常引用的瑪克列的『克萊烏論』及『黑斯天克斯論』，傑姆斯·密爾的『英領印度史』，特連的『亞細亞的我帝國』，倍爾的『伴加普合併史』等，則可承認我說的話決不誇張。且現在所舉的書籍，均爲英國人自身的著書。

莫臥兒帝國廢頹以後的印度諸藩王的政治，固非善政，尙較東印度公司的統治爲

優，其事實確在傑穆斯·密爾的『英領印度史』裏，誠實地承認着。對於這英人虐政難抑的忿懣，一八五七年有印度兵叛亂，在此叛亂中，並其叛亂鎮定後的英人的殘忍酷厲，是世人多不知者，且將他們對於印度的態度，最赤裸裸地暴露着，故舉例二三，亦從英人著書中介紹之。第一是K·A·馬列孫的『印度叛亂史』第二卷的一節。

『戒嚴令公布了。由五月及六月的立法會議所制定的恐怖的條例，頻繁地被適用着。文官武官均着手血腥的巡回裁判，或未待巡回裁判，即將土民老幼男女屠殺了。渴血的惡慾竟強盛起來。不僅荷擔叛亂者，連老人，女子，小孩等亦被血祭了。此事在印度總督送往本國文書中，收入英國議會記錄。他們不被處以絞刑，各村燒殺或鎗殺。英人毫無忌憚地誇耀此等殘忍：或言無一生存者，或言將黑奴接二連三地毆打一過是最有趣的遊戲，或將這有趣口叙或記叙着。在被承認爲權威學者的一著書裏：三箇月之間，八輛車，爲搬運在十字街或市場殺戮的屍骸，從早到晚往來着，這樣屠殺了六千生靈。』

『我軍將校，逮捕各種罪人，恰如屠獸似地處以絞刑，絞首臺建築成排，老者壯者

是以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殘酷方法被絞首的。曾有一回，兒童等天真地舉着叛兵用的旗幟，打着大鼓以爲遊戲，於是被捕皆處以死刑的宣告。曾爲裁判官的一位將校，見此急赴長官前，流涕請求減輕加諸此等無罪的兒童的極刑，但終未被採納。」

其次是『印度叛亂』第一卷中的一節。

「我曾做有趣的旅行，我們乘坐裝載一門大砲的汽船，向左右兩岸發砲航行着。達到有叛亂的地方，由船登陸，極盛地發射小鎗。我的二連鎗倏忽殺了數個黑奴。我是渴於復仇的。我們向左向右發射着小鎗。向天發射着的鎗火，微風蕩搖，在叛逆者之上，顯示出復仇之日來到了。每日我們爲破壞燒毀發生騷動的村莊出去走動着。我被推舉爲裁判抵抗政府和英人的一切土民的委員主席。每日我們屠殺八人至十人。生殺之權，握在我們的掌中。我敢斷言行此權利無絲毫的寬容。宣告死刑的犯人，是用繩索圈套其項頭，立在置於大木之下的馬車上，馬車一動犯人吊下來而氣絕。」

印度是這樣屬於英國了的。然而印度統治脫離東印度公司之手，經過二重統治時代，完全移入英國政府之手後，印度果真幸福了嗎？斷然不是的。英國先以多數法律

條例，將印度已往的農業制度，從根柢與以破壞。因此，是印度社會經濟的保障的村落共同體滅亡，農村被改革爲讓英國資本支配起來正合適的地步，所以印度農村陷入不堪入目的悲慘的狀態。哈伯特·空普頓說：『我敢發誓地說：比大英帝國使印度農民再悲慘的沒有。他絞取一切祇剩下了骨頭。』他們多半是沒有吃飽的經驗就死了的。他們多是因使盡了精力一病就死了的。衣服幾乎不避體，至於小孩竟完全光着。家無燈亮，在日暮無月的夜裏，他們悄然地踞居在黑闇的裏面。一九二八年是距今十年前。這年，孟加拉州衛生長官報告如下。『孟加拉農村大部分，常食着甚至鼠都不能活一月的食物。他們的生活，因食物不當非常惡化，所以甚難防止惡疫的傳播。昨年死於虎列拉十二萬人，死於瘧疾的二十五萬人，死於肺結核的三十五萬人，死於傷寒的十萬人。』印度的手工業，亦毀滅了。從第十八世紀末到第十九世紀初，是英國產業革命時代，此革命是以在印度搾取的黃金之力纔更增強的。在從古卽爲世界最大棉製品生產國的印度，一經英國製棉絲棉布氾濫起來，竟使多數的印度人彷徨於街頭。

美國國務長官布萊央，作爲雄辯家，在日本是周知的政治家。此人曾在倫敦發行的

『印度』週刊新聞上，以『在印度的英國統治』為題，發表了一篇論文。布萊央在此論文的冒頭，說：『什麼是正義呢？此疑問予在印度旅行中，不斷地響入予耳。予尙在法法律學生時，予曾讀過審問俄連·黑斯天克斯的謝利坦的演說。其後十六年，美國獲得馬尼刺，植民政策議論紛紛，予不知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不料想起了謝利坦的彈劾演說。予越讀越感到英國的不當。然而多數美國人，年來很讚賞英國的植民政策，所以予擬將在我國的極重大的問題，與以認真研究的機會，抱着很大的期待踏上了印度視察之途。予曾與高級下級英國官吏，印度教，回教，波斯教有教養的人士會談，又曾視察貧者，富者，都會人，農村人，調查收集了統計，報告，演說筆記等，及未曾到美國之手的文書。方知在印度的英國統治，較我的想像非常惡劣，非常殘酷，非常不正。』其次，他指摘在印度視察中得知的多數不正之後，以下文總結其文：『任何人不要為辯護植民政策，引徵印度。在無助的人民之上，揮動無責任的權力，人類行使智慧和正何其義為不可能之事，英國人在恒河，印度斯河流域立證着。英人與印度以某種利益，對此強奪了無法的代價。對於生者聲稱與以和平，而將幾千萬生靈誘入死

的和平裏。對於鬭爭苦痛的民衆聲稱與以秩序，而由合法的掠奪使國土陷入極度的貧困。說掠奪或許過言了。但以如何的言語來粉飾，是不能使現在不當的政治潔淨的。」

這實是英國的印度統治。

第 五 日

今天講述英國的進出中國。在中國的諸多物產之中，夙爲西洋珍重者，則爲絹布與茶。此等高價的物品，在印度航路未開通之前，是經由陸路中央亞細亞供給於歐羅巴的。其最初藉着海路，獨占了這有利的貿易的是葡萄牙。唯在十七世紀之初，至查爾斯一世時，有一團英國商人爲參加中國貿易，由國王賜與特許證，艦長威迭爾爲這目的，率領一小艦隊，向中國出發，一六三五年到抵了澳門。是時，正當日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時代，葡萄牙對這新競爭者的出現非常憤恨，百般加以迫害，妨碍其占據澳門，威迭爾便離開該地到了廣東。唯當艦隊將抵廣東河口虎門砲臺時，中國兵突然

加以砲擊，威迭爾立即與之應戰，終於占領了砲臺，而揭揚了英國旗。結果，中國對英國准許通商，在廣東城外，劃定了交易場所。爾來，英國和中國的貿易都要經過廣東，不久之後，英國人在中國貿易上，就凌駕了歐羅巴的其他諸國，至少他國商人所辦的貨物，也多要以英國船運輸，倫敦竟成爲中國商品的歐羅巴市場了。

概如前文所述，英國人從廣東運出之主要商品，主爲絹布和茶，然而却不得不拂出莫大的現銀。因爲中國在當時是自給自足的國家，幾乎不需歐羅巴貨物，而只希望其現銀，唯在英國論來，輸出多量現銀，頗爲痛苦，爲尋求可以取而代之的商品，而研究了一舉兩得的辦法，於是作爲代替現銀的商品，英國商人便發現了鴉片。

第十八世紀中葉以前，鴉片多在波斯栽培，輸入中國，已爲一部階級愛用，頗有漸次推而廣之的情勢。於是英國商人便在印度獎勵栽培鴉片，未久，印度鴉片就開始輸入中國，其額數與年俱增，中國的鴉片吸食者也就激增起來。此事對於中國，乃是兩重深刻的打擊：第一，因鴉片中毒國民心身漸見惡劣；第二，與從來不同，現銀開始向國外流出了。因而銀較之銅錢驟見騰貴，租稅收入日趨減少，全般論來，經濟的

或財政的危機，頗可預想了。中國雖已於一七九六年禁止輸入鴉片，一八一五年，又禁止國民吸食鴉片，而該年英國商人輸入鴉片竟達三千箱之多。一八二二年，兩廣總督阮元嚴重禁止販賣鴉片，雖屢次禁止輸入，該年輸入額亦達一萬箱之多。爾來，中國每年頒發鴉片禁止令，擬行嚴禁鴉片的輸入或吸食，然輸入吸食雙方唯有逐年增加，結果竟莫可奈何，此蓋因中國官吏貪取賄賂，而佯作不知所致。是以，後來以無可防止爲理由，唯有課以重稅而默許其輸入，於是海岸到處，公然走私，甚至主管大官不知何時也成爲鴉片吸食者了。

中國政府對於鴉片政策百般苦慮，關於此事，政治家的意見也其說紛紛，終於決定對鴉片貿易徹底加以彈壓，必要時無妨訴諸武力，爲達成這目的，於一八三九，任林則徐爲欽差大使派至廣東，林則徐既有勇氣，更有精力，又是愛國者，他以外國商人所有的鴉片均係禁制品爲理由，要求移交中國官憲，沒收了兩萬餘箱的鴉片，而附之一炬。恰當此時，又有中國人被英國水夫殺害的事件發生，林則徐要求移交犯人，英國方面堅不應諾，遂發出最後通牒，出言威嚇，若不於所定時間內交出犯人，必攻擊

廣東市外商埠地內之英人區域，於是在商埠地內僑居的外國人，均退回澳門了。

然而，英國却欣然回答了林則徐的挑戰。戰爭先在廣東附近，以英國方面砲擊中國砲艦爲開端，英國以印度爲根據地，藉其勝於中國的戰爭技術，一舉擊破中國軍。其陸海軍又攻取舟山群島及香港，更復占領寧波·上海·吳淞·鎮江等地，未久，英國艦隊侵入揚子江，遮斷了大運河上的南北連絡，大有攻入南京之勢，於是於一八四二年，中國竟不得已在南京和英國簽定了講和條約。這南京條約，在從來拘束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多年歷史之中，首居第一，根據該條約與翌一八四七年的補足條約，割讓了恰當百年之昨日被日軍奪回的香港，爲英國開設了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且在此等各港，撤廢了從來對於外國的一切限制，規定關稅率及港灣稅率，而作下了外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之基礎。

若藉馬克思的論法，鴉片戰爭實係『誘發此事之密輸入者，以不亞於其貪慾之殘忍，由英國人而實行者……』此次戰爭給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第一最重要者，即因爲和英國戰爭而慘遭敗北，滿洲朝廷的威信掃地，其後迄未得恢復挽回。自

從五處海港爲貿易自由開設以來，數千外國船殺到中國，一瞬之間，中國國內就氾濫起英·美的廉價的機械製品，以手工爲基礎的中國產業，只得在機械與戰爭之前倒潰自滅了。只是消費數量驚人而有碍生產的鴉片，且因鴉片貿易，貴金屬流出國外，外國競爭的破壞的影響，對於國內生產日見嚴重了。老大的中國爲求其維持保存計，其第一要求，唯有完全閉關自守，然而閉關自守也完全爲英國的武力打破了。恰如在不透一息的棺中，小心保存的木乃伊，一旦觸及新鮮的外氣，立即脆弱得粉碎無餘。鴉片戰爭對於中國的財政·產業·道德以及政治機構，波及了重大的作用，勢竟促進了中國國家的解體。這時以來，土地立刻落到腐敗官吏和豪商之手，對於灌溉或堤防，置之弗顧，因而每遇旱災洪水，農民必陷入貧困中。匪賊的橫行跋扈也年甚一年，在各地勃發了暴動，其規模最大者，卽爲一八五〇至六四年間的長髮賊之亂。於是歐美列強，其中尤以英國爲甚，以此種動亂爲良機，在中國就造成了更強大有力的根據。

未久，又以阿羅號事件爲導火線，惹起了第二次中·英戰爭，所謂阿羅號，乃係在香港政廳登錄過的中國船，以愛爾蘭人爲船長，私自揭用英國國旗，航行海中，然而

水夫十四名都是中國人，其實却是藉英國國旗而以密輸鴉片爲事的諸多船舶之一。一八五六年，該船停泊於廣東下流之黃埔時，中國兵乘船長不在登上船內，因爲發現了禁制品鴉片，遂降下英國國旗，將十二名船員當作罪人帶至中國軍艦。先年又有法國宣教師在廣西鄉間被殺，法國正向中國詰難，英國便以這星星小事爲口實，與法國聯合，於一八五八年末，英法聯軍攻陷廣東，捕下總督葉明琛，送至卡爾卡塔，一年之後，竟幽死於該地了。當時，英國司令官致書於北京，要求中國全權前來香港講和，因爲中國未與應諾，英國又謂：既然如此，則直接和北京政府講和，遂將戰爭移至北方，英法聯軍攻陷白河河口的大沽砲臺，沿河而上，侵入天津，中國勢不得已，卽與兩國締結和議，這就是所謂天津條約。因爲這條約，英國及其他列強纔得在北京駐在公使，又復在既開五港之外，再開五港，揚子江也爲英國船舶開放了。

該條約雖然應該在北京批准交換，因中國方面希望在上海實行，英國又按慣例以武力強行迫脅，一八五九年，英國艦隊決定航入天津，唯此次受大沽砲臺砲擊，一旦退却之後，英法兩國再聯合一體對中國宣戰，由海陸雙方合編的兩萬五千英法聯軍，

又擊破了中國，這次却進擊到北京，終於使清國皇帝蒙塵到熱河去了。在這次戰爭中，英國陸軍的主力，實爲一萬印度兵，印度人既被英人奪去了國家，直至今日，尚被用爲征服同一亞細亞各國的傀儡。如此，一八六〇年十月，中國和英法兩國締結了北京條約，確認了天津條約開天津商埠，支出了鉅額賠償金。香港對岸的九龍被奪，也是以該條約爲根據。一八五九年，這次戰爭尚在酣戰未已的時候，英國的每日新聞上曾揭載社論如下——「大英帝國須襲擊中國的全部海岸，占領首府，由其宮廷逐出清帝，在實質上，保障將來的攻擊。更該用鞭子來抽打欲向我們的國家象徵加以侮辱的中國官吏，再把所有的中國將校視作海賊或殺人犯，掛在英國軍艦的帆竿上，這些貌同囚犯而服飾古怪的惡黨們的模樣，實在可笑，以中國論來，英國遠較他們優秀，而必須成爲他們的支配者。」這真是驚人的征服慾，也真是卑劣的言辭。

其後，英國又由陸路着手進出中國。一八七六年，征服了緬甸的英國，又突破了橫遮於中國與印度之間峻峻的山脈，想要開通去往雲南的通商路，便以布洛寧大佐爲隊長，派遣了由緬甸巴莫去往雲南省昆明的遠征隊。同時，英國領事館附書記生瑪噶里

又由上海到漢口，經湖南，雲南至巴莫，會見了在該地準備待機的布洛寧大佐，作爲他的繙譯和嚮導者，直向雲南而來，途中因爲和布洛寧大佐分別出發，在雲南的一個小驛站上，不意被難殺害了，布洛寧大佐被中國兵包圍，一無所成，返回緬甸去了。這條通路就是這次中國事變時又復開通的緬緬公路。英國以這瑪噶里事件爲口實，威嚇中國，在該年，締結了所謂芝罘條約，英國根據這條約，可以由中國或印度自由進入西藏，爾來，逐漸在西藏扶殖勢力，因而會屢次和中國發生衝突，但是每次都是中國讓步屈服。於是英國以西藏爲勢力範圍，一方防備俄國侵略印度，一方以此爲根據地，執拗地續行着進出雲南和四川。

若是新興日本不以保全中國爲不動的國策，或沒有實行這國策的力量，那些分割了阿非利加大陸而又懷着滿腹帝國主義野心殺到中國的歐美列強，必要着手分割中國，英國當然要得到最大的一份。現在，在中國·印度·西藏大事活躍而最有名的英國軍人楊克哈茲般德會公言道：以中國這樣土地廣大，物產豐富且全境適於人類居住的溫帶圈內的國土，竟被一個民族獨占，實有背神意——Against God's Will。日本的強大

的武力，雖然幸而未使中國成爲列強的俎上之肉，然而却未得排斥英國的政治的・經濟的進出，在中國最關緊急的動脈揚子江上，英國的勢力尤其是巔然強大而凌駕他人的。所以，當日本向揚子江實行經濟進出的時候，其最有名的妨害者就是英國；其實例真是不遑枚舉，不過倒可以舉出一個實例來，證明英國的惡辣惡劣的妨害。是在締結日・英同盟的翌年，即一九〇二年，日本郵船會社曾以數百萬圓收買了在揚子江上把持航路竟有三十年之久的英人瑪克賓的事業，在船上揭出社旗，開始揚子江航路的時候，就發生了絕無僅有的珍奇事件。上海・漢口以及揚子江沿岸各港的英國人僑民會，決議禁止郵船會社的一切船隻靠岸到從來瑪克賓船靠岸的水面。這是一種刁難，如同搶白：雖然賣了地面，却沒有賣空中權，不准建造房屋。日本雖極力抗議，英國人頑昧不聽，郵船會社無法可施，和法國人交涉，雖稍有不便，纔在法國僑居地水面上靠岸，由遠處的倉庫繞着裝卸貨物。這就是後日的日清汽船會社的前身。日本屢次和英國這種惡意的妨害對抗，纔在長江流域造起了今日的地位。日本的長江發展史，也就是對於英國的經濟鬭爭史。

第 六 日

中央亞細亞的帕米爾高原，自古即稱爲世界之屋頂，由這高原向西南斜傾的山脈，稱作蘇里曼山脈，穿過了印度和阿富汗的國境，直達於印度洋。從這高原北向而去的稱作天山山脈，在真格里盆地平坦下來，再成爲阿爾泰山脈直去東北，更成爲外興安嶺山脈和斯塔諾昆山脈深入東北，終於成爲亞細亞東北端的東岬，而凸出於白林海峽。從南方的印度河口至北方的白林海峽，亞細亞大陸由於西南至東北的蜿蜒數萬里的山脈，顯然被切作了兩段。這山脈就是世界之屋頂的長大的棟樑，而且更藉這屋頂，舊世界分作了東洋和西洋兩部。這屋頂的棟樑的東南斜面是東洋，西南斜面就是西洋。波斯·小亞細亞·阿剌伯諸國，雖然都包含在亞細亞之中，不過無論從地理學上觀之，或由世界歷史上觀之，顯然都屬於西洋，本來的東洋就是帕米爾高原以東的地方無疑了。

這東洋的世界由東西萬里的山脈分作南北兩部，這山脈起自喜馬拉雅山脈，經崑崙山脈，東向而進，直達於中國海。南方即喜馬拉雅山的南斜面是印度，喜馬拉雅之北，天山阿爾泰兩山脈之東即爲中國。而總稱爲印度的喜馬拉雅山南斜面又分爲東西兩部，西部乃是印度人的國家，換言之，也就是狹意的印度，東部是包括着緬甸、泰、安南等的印度支那，恰如其名所示，無論在地理上或歷史上，就是介在於東洋的偉大的兩部分——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國土。

印度和中國是東洋的兩個偉大的中心。兩者的面積幾乎相等，人口又各有數億之多，藉喜馬拉雅山南北相隔，一方住着蒙古人種，一方住着阿利安人種，一方是溫帶，一方是熱帶，雖然彼此相距甚遠情況懸殊，然而東洋却是由這兩者結合而形成爲一個團體的。日本會由東洋這兩個中心，學習過許多珍貴而優良的事物，統一在自身的精神裏，更實現在生活上，以迄於今日。西洋人渡來以前，日本人所說的東洋，其實就等於中國和印度——唐和天竺爲中心的東洋，在這兩國之外，再加入日本，便稱作三國。所謂三國唯一的新娘，就是世界第一的新娘，所謂三國唯一的富士山，就是

中國·印度都不曾有的世界第一的名山。三國妖婦傳的故事裏，是講述九尾狐狸大鬧中國·印度·日本的宮廷。所以中國和印度，在日本人論來，至少在日本人的祖先論來，決非外邦，而且日本由這些國家學了許多事物，不但不是外邦，而且是切膚的國家，是恩人的國家。然而，現在這出過釋尊生過孔孟的切膚的國家，却化爲英國的屬國，而完全成爲其半殖民地了。

日本人由印度學來的最可尊貴的，就是宗教，也就是堪稱爲印度思想或印度文明之精華的佛教信仰。爲說明日本人的祖先怎樣忠誠地學了這宗教，而憧憬於產生這宗教的印度，頗可以舉出許多實例，現在舉出最使我感動的一個來。這是關於鎌倉初期的高僧，京都梅尾的明惠上人的事蹟。這位上人要到印度去巡禮佛蹟，志願堅決，難再抑制，遂詳細地調查了巡禮的路徑，由中國的首都長安至印度王舍城是八千三百三十里，日行八里時則需時千日，日行五里時，正月元旦由長安出發，第五年的六月十日午刻則可到抵王舍城，天竺是佛之本國，戀慕之念頗難遏止，遂自詠謂：遊意難竭，權計行程，吾將往之（大意）。唯不幸因病未克實現印度巡禮之願，其後看見由印度

運來的竹，和日本竹並無差異，他想：釋尊當時的竹林園的竹也必是這樣的竹子，便在學問所前面栽了一叢竹林，名爲竹林竹，而百觀不厭；其思慕之情可謂熱烈之至了。假設這明惠上人現在復活目覩了印度的現狀，看見印度被縛於英國的鐵鎖，人民像牛馬一樣被虐待酷遇，總要血淚交流而悲憤恚恨罷。

日本人從印度的佛教中非僅只學了信仰，同時，佛教又把五明卽五種學問，教給了日本人。第一是因明，卽論理的講究，第二是內明，卽教典之研究，第三是聲明，卽言語音律的研究，第四是醫方明，卽醫術的研究，第五是工巧明，卽工藝美術的研究。而且在教典的研究之中，更包括着佛典以外的儒教經典，寺稱作寺小屋，成了國民教育的機關，其教科書都採用儒教經典，所以，在日本論來，佛教非但是一個宗教，同時也是文化的綜合體。蓋印度文化全體藉着釋尊和佛教傳入日本，其佛教的真理並不是根據各種理論，而是根據生活體驗浸透了日本人的靈魂。所以，不論其是否佛教徒，日本人大都是都受恩於釋尊的印度的。因爲如此，卽爲真實的日本人，也就應該多少感到明惠上人所懷的悲痛和憤恚。所以，日本人對於英國的印度統制所加的

彈劾，不僅止乎前日所介紹的美國布萊央那樣以單純人道主義為根據的道德的非難，同時，也是心身俱受辱恥時的義憤。現代印度革命思想的主將阿拉賓達·哥修誓謂：『有壓制者，坐於我母胸中，未得由壓制者將我母救出時，我斷不甘休。』日本人像自身的覺悟一樣，深深地感動於這悲壯的覺悟。我切望此次日本對美·英戰爭的勝利，成為印度獨立的機緣或導火線，作為昔日受教於釋尊的最好的禮物，把自由送給印度。

日本和印度之間的關係，在對於中國的情勢上也是同樣。日本由中國學來了中國文明之精華的孔孟之教。日本人由儒教學了明晰的理論，得到了高貴的精華，知道這一切的生活基礎必須以倫理為根據，換言之，也就是建設在人格之上。非但如此，在江戶時代三百年間，所謂學問，即是中國的學問，在政治·道德·文學以及其他各方面，總是中國文化浸透着整個的國民生活，恰如對印度一樣，中國也成了自我身心的一部分。而且中國和印度不同，乃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所以有許多中國人到日本來，他們的血也混在了日本人的血裏。三陽地方的大名大內氏，薩摩的島津家，若潮其先

祖，據說都是經由朝鮮到日本來的中國人，以氣短性暴而出名的赤穗義士武林唯七，據說是孟子的子孫。甚至認爲是純粹日本文學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其思想以及其文學上的結構，顯然也是由漢學漢文脫化出來的。大寶令亦如衆所週知，是取範於中國法律制度。日本人的先祖以學習日本歷史同樣的心境，來學習中國歷史，以崇拜日本的英雄豪傑同樣的熱心，崇拜中國的英雄豪傑。諸葛孔明的出師表，不知怎樣鼓吹過日本人的忠義之心，更不知岳飛的忠誠會怎樣鼓舞過士氣。日本人之中最偉大的日本人西鄉隆盛，曾經怎樣傾倒於伯夷叔齊的高潔的心事，由其文章當可洞悉。其中，尤以中國文學最爲日本人愛喜，吟作漢詩甚至竟成了有教養的人士決不可缺的條件之一，中國詩歌文學裏所出現的山川，像自己故鄉的地方一樣，響徹在日本人的耳膜上。黃河·揚子江·赤壁·寒山寺，以至於西湖洞庭洞，在日本人的耳朵裏久已聽慣，譬如吟到『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之句，日本人就像自身立在揚子江畔，感到了中國詩人寄懷於長江的綿綿哀愁，再要吟到『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也決不以爲洞庭湖是他國之湖。這樣，日本和中國之間，就已消失了的心

境界，日本人和中國人是應該使用第一人稱「我們」的兄弟。這中國爲防止侵蝕國民身心的鴉片吸食的惡劣風習，禁止輸入鴉片，本來乃係理之當然，而蠻橫無理訴諸武力的却是英國。英國無視一切的道德，爲了滿足一群販賣毒藥圖謀致富的商人的貪慾邪望，竟擅用了軍隊，所以貫徹在英國軍隊裏的精神，也就是豪金斯·德雷克等所傳留下來的海賊精神。以這種永年不變的海賊精神，英國來對處中國，必要時則持其武力，不必要時則用其收買·外交術策和威嚇，終於使中國成了他的半殖民地，使中國民族成了最適於榨取的對象。英國的對華政策，外形縱然千變萬化，也不外是瞄起大砲筒，拿出可怕的鴉片來，不抽卽打的精神之種種發露而已。

日本以保全中國領土爲國策，其深遠的根抵，全在日本人的真心，中國文明發生在黃河和揚子江，其文明現在尙潑刺刺地活在日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所以無論如何也不忍黃河和揚子江被他國所奪，而想使漢民族保持到底，這乃是日本民族自身的赤誠。中國因爲這種由赤誠出發的日本的政策，雖未完全成爲英國或俄國的奴隸，然而久已化爲歐美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角逐的舞台，而漸漸陷入勢必犧牲其本國之貴重文

化的危機了。往時那樣光被東亞各國的中國文化，因為深得破壞中國統一之妙術的歐羅巴帝國主義各國，其中尤其因為英國的侵入，內外均見衰微，終於只成爲偉大的過去的殘影了。而且與英國的巧妙的搾取相行併進，現在共產主義的陰暗的勢力又重新出現在中國舞臺上，衰微不堪的中國再被放在其勢力之下，中國文化對於自己的破壞崩潰，更無法自救了。日本爲了拯救自國的文化以及久受脅威的東洋文化，雖百般搏鬥，中國却不能敢然蹶起，與日本共同衛護東洋，不對陷亞細亞於滅亡的勢力抗戰，反而向日本操其干戈。更和東洋的敵人英美握手，現在尙對欲救東洋的日本繼續戰爭。固屬南京政府已經成立，汪精衛以下諸君，在興亞聖戰上能和日本異體同心，然而中國國民的多半其心中尙以蔣介石爲指導者，不悟日本的真意，却對日本反抗，這種事實誠堪悲痛。不過，試顧明治維新，各藩亦曾有過勤皇佐幕的對立抗爭，勤皇諸藩之間亦曾有過反目嫉視，最後直至薩長聯合起來推倒幕府爲止，何其流過許多高貴的鮮血，假古測今，也是迫不得已的。

日本所主張的東亞新秩序，決非單純的口號，在東亞全民族論來，正表現着最根本

的生活問題和切實的課題。這問題和這課題，實在和東洋最高的文化財關係最重。所以我們的大東亞戰爭，不只是爲了獲得資源的戰爭，也不是爲了經濟利益的戰爭，而是爲了東亞最高的精神價值和文化價值的戰爭。

概如前述，東洋的文化財已經統一在日本民族的靈魂裏和日本的國家裏，而發揮着最高的價值和意義。日本人的靈魂也就是三國魂。日本精神就是藉着大和魂和中國精神印度精神綜合起來的東洋魂。所以東亞新秩序的根本基礎的靈魂，已經儼然存在而活躍着了。爾來五年，日本人爲了先在中國實現以這種靈魂爲基礎的秩序，曾和妨碍其實現的勢力善戰健鬥，於是世界史的進展轉變，就在東洋之敵人美·英和日本之間，成了表面的戰爭，在情勢上，這新秩序的範圍竟能擴大到印度去，真是日本人不勝欣喜的。大東亞，即日本·中國·印度，三國已在日本的精神上合爲一體。將這潛動在我們心裏的三國，具體化而客觀化起來，爲促成這一個秩序而起的戰爭，就是大東亞戰。除非本來面目的中國和蘇聯再起的印度跟日本結合實現了東洋的新秩序，縱有如何困難，我們也是要搏鬥的。試想一九四一這個數字，對於日本確是個因緣奇異

的數字。元寇之難是皇紀一九四一年，美·英的挑戰是西紀一九四一年，我敢相信：藉着日本的覺悟和努力，美英的運命也要重陷蒙古的覆轍。就此，來結束這篇辭燕意濫的講演。

新嘉坡陷落之夜譯竟

興亞叢書

第一本

英美罪惡史

三角

第二本

大東亞戰爭之意義

五角

第三本

美國經濟的苦悶

三角

藝文書房

興 亞 叢 書

康德九年四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美英侵略東亞史

愛讀版 ① 定價九角八分

新亞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二七

著 作 人 徐 古 丁

新亞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二七

發 行 人 張 松 亭

新亞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

印 刷 人 駒 越 五 貞

新亞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

發 行 所 藝 文 書 房

振替新亞四二一九

電話(二)一三九二

總發行 滿洲圖書配給株式會社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印刷

